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

英宗

治平四年八月（案宋史八月丁未朔太白晝見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丁未朔同）甲辰司馬光言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為非也（案傳家集非也作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察姦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敷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罷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小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其虛實卽行

賞罰臣恐讒臣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句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遷渙鎮甯留後知恩州舜臣降華州鈐轄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一迹而畏之輿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夫以堯之聽明咨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壞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句當御藥院或姦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案傳家集此言

王中正第二劉子也不繫月月言王中正凡三劉子其
第一劉子上於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第一劉子紀
事不載令附注於此據集中第一劉子云臣伏見陛下
前者盡罷寄資內臣同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
不稱頌聖德尋闕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
正句嘗御藥院衆頒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
驟嚴爲親宮遇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適以防微杜
漸貽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之
所宜讒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既戀權
勢又負祿位遂求闕理資序孫支俸給名日寄資以欺
詐外人此豈祖宗之意邪令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斬治
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當應完固乃
得無患一有蟻襄洩之則漸致瀆敗不可復救近習之
臣朝夕在側罔緣漸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
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闕羲將顧好招
權令處之要職足去一居觸得一居觸也伏望際下一
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
擇內供奉以下撲直廉謹者使句當御藥院以存祖宗
之法取進止

光疏早入

案此指第二劉子也

晡後上以手詔問王中正事得之於何人光即日具奏

案此傳家集所載言王中正第三劉子也亦不繫日
月紀事摘取疏中數語未詳載其支今附注前後拾補
其閎隙集中云臣伏奉手詔節文問王中正事得之何

人可密奏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爲御史中丞惟懼曠職孤忝大恩每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稍有毫髮裨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於賓客前後非止一人誠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

中正有無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闕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實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爲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罪（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但外人有此議論臣不敢不奏陛下知之萬一有益聖明皆微臣之幸也光蓋得之孫永永亦嘗以爲言上曰舜臣本隸溫成閣先帝常言其不才昨閱邊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黜之非緣中正也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上曰誰爲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小人者君子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爲小人黨盛矣上不懌（案）宋史本紀八月己巳京師地震

（又）葬英宗於永厚陵（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癸酉日十朝綱要又云八月二十七日葬永厚陵謚曰憲文

肅武宣孝廟號英宗李攸宋朝事實卷十三云英宗梓宮至永厚陵館於席屋從韓公下祠宮有正殿置龍輜後置御座影殿置御容東幄臥神帛後置御衣數事齋殿旁皆守陵宮人所居其東有浣濯院有南廚廚南陵使廨舍殿西副使廨舍都知石全育爲陵使靈駕至儀仗轉趨園西殿中儀仗前導御容大升輿御龍輔御前殿車輅各執幕屋方相宜梓漆梓宮等置於犖外各有方位司天監處之兵士各欽儀仗分屯輦縣堰師承安命使臣董之陵北有枯河河北原台抱三陵在青龍山下其西日虎澗青龍山郎西太室也少室西俗謂之冠子山陵前闊角謂之鵲臺門刪臺日乳臺陵臺三層高五十三尺上宮方百五十步卷四乘共高八尺廠木者二重石椁高一丈其鑿長一丈二尺深闊七尺蓋條石各長一丈闊二丈十四板皇堂方三丈深二丈三尺麓巷長八十三尺深闊一丈八尺自平地至深六十三尺隧道長四百七十尺石人物六十事韓公日力士所得直及賜子人不過七循所已癸酉黎明設遣奠於幄殿有牲牢祝文餘皆如朝臨禮昌王及五使皆吉服金帶導龍輻降陛道抵木階梓宮升石椁西首御夷牀下下及地尺而止巳時一刻乃下置珠網花結於上布方木及蓋條石及設御座於蓋下前置時果及五十味食別置五星十二辰及祖思祖明尊位於四壁又設衣冠劍佩筆硯弧矢甲冑凡平生玩好之物又設褶帛

諸錢然後設冊寶適然漆鐙閉柏門置道遙於麓巷閣石門闕其闕之中央留人於內搢摭畢衕閫而出鎖其門投鑰於內司徒復土九鋪立石扗於中央縈以鐵索乃以都護排防纍石以塞門實隧以士五使乃易凶服設掩皇堂祭於隧外哭又於陵哭人易吉服黑帶侯浴虞主畢奏請降輿升輅即下宮又奏進發五使前步導至下宮奏降輅升輿設第一虞哭據注云仁宗之虞不哭交道日虞室請陵但置香藥不設食寫昊腐故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三云陝西之民供英宗山陵之役不比嘉祐十分之一韓子華日非上旨丁甯不能如此歐陽文忠日上云朕成先帝之志天下必以朕為不孝褻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子朔

九月壬午奉安八室帝后神主奏告

太廟祧藏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西夾室癸未徧告天

地社稷宗廟宮觀甲申上齋於垂拱殿乙酉祔英宗太

廟上步導神主出至宣德門羣臣奉慰如典禮罷僖祖

諱及文懿皇后忌日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六年從安石請奉僖祖為太廟遷順祖夾室

原注壬午奉安八室云云據以輯此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九月祔英宗祧僖祖宋史本紀乙酉祔英宗祔

主於太廟樂曰大英之舞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遠書故祔祧先後異文長編卷二百九治平四年三月云先是禮部言準嘉祐詔書定太廟七世八室之制請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以待禘祫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廷李攸宋朝事實卷十三云乙酉未明百官序立集英殿下上自東南來登哭奠拜降就幄宗正卿告遷前獻畢虞主乘腰與出丙府前導上步從止宣德門乘玉輅上北面再拜蹐是日早太祝浴栗主於廟門西幄王禹玉題之輅及廟門百官拜迎於門外虞主御腰與入就幄辰時百官又立於殿庭內臣以褥與迎栗主畢於中庭之禘子又於禘西北面祔伏興爾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祔廟內臣奉上於腰與升自阼階詔眞宗室祔坐於東壁下少頃詣本帳禘位公卿以下行禮奏樂加時享之儀畢以腰與奉桑上瘞於席北百官入慰又宋朝事實卷六太常禮院奏僖祖文獻睿和皇帝文懿皇后神主祧藏於西夾室今具合行典禮如右臣等謹按禮記檀弓云舍故而諱新注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唐會要永徽二年左僕射于志甯言依禮舍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宏農府君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戊戌知制誥知江甯府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安石既受命知江甯上將復召用之嘗謂吳奎曰安石眞翰林學

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實高出於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闊上勿信於是卒召用之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奎論安石見長編卷二百九閏三月太平治迹統類作八月戍戍謨入月無戍戍日戍戍九月二十三日也統類載割略云王安石學爲世師行爲人表廉後自進優處於東藩茲有僉言宜還中禁俾夫左右先於以道義輔予豈特事文墨覩草而已可特授翰林學上臨川集謝翰林學士表云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盲味之心人主之蓄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側但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清地要而以討論諷議爲官非能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學篤實𢘥恥之操足以谷詞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舉舉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疏闊淺陸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久棄里闇辭命之習蕪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盲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否已知考慎而於其言也又能虛己以聽之故聽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夫下翹首企蓮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嘗如何敢不磨彌洊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

下以供職司之所守

已亥司馬光上疏案傳家集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橫山疏紀事刪節殊甚今拾補附注據集中云臣聞王者之於夷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必以踰蔥嶺誅大宛絕沙漠禽頡利然後爲快也竊聞邊臣言趙諒祚部輕呢懷側案輕呢懷側於嘉祐八年內附請兵延州約取靈夏會仁宗不豫未報諒祚聞遷宮撫定之事乃寢是年內附者乃淒舉及寇名山二人輕呢懷側事無考或淒寇二人名氏其時猶未明言也據行狀作寇名山不作輕呢懷側欲以橫山之眾攻取諒祚歸命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爲非宜尚懼語言疏略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爲陛下陳之又案此指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所上言橫山劄子也紀事不載劄子故節此數語據集中劄子云臣竊聞陝西邊臣有上言欲招納趙諒祚國內人戶漸圖進取者臣竊惟諒祚驕僭之罪宜伏天誅爲日固久今國家新遭大憂陛下初承寶命公私困匱軍政未講恐征伐四夷之事未易輕議也況諒祚雖懷桀驁外存臣體方遣使者奉表弔祭尚未還國而遽令邊臣誘其亡叛之民恐未足以虧損諒祚而失王者之體多矣伏望陛下且

以撫循百姓爲先以征伐四夷爲後速詔邊臣務致大
信勿納亡叛專謹斥嶽防其侵軼而已侯諒祚告惡旣
熟中國兵穀有餘然後
奉辭役罪不爲晚也

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

案傳家桀此下有云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
勿達加棄置略賜周覽與進謀者參校其是非焉臣聞
戎狄之俗自爲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未
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許謀攻戰相尚而已故其
民習於用兵善忍飢渴能受辛苦樂鬬死而恥病終此
中國之民所不能爲也是以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
之殊與之校力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聖征三茁
而三句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而三年乃克漢高祖
之雄傑爲盲頭所圖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
北耵河東南收閩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加雲謀臣加
兩天下新平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誕太宗以鄭
寶文爲陝西轉運凍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
餘年卒不能克發闕中之民飛芻轅粟以續靈州及清
遠軍爲虜所抄略及經沙磧飢渴死者什七入白骨蔽
野號吳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歎欲酸鼻及眞宗即位
會繼遷爲羅潘友所殺眞宗因洗游其罪弔撫其孤賜
之節鉞使長不毛之地詑於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不
侵不叛之臣開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征伐之
與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賦以供
邊役關中戕竭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

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
且天下困斂至今未復仁宗屈已賜以誓誥冊為國主
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計
不得已也歸者諒祚雖時有偃蹇禮節不備或誘掠熟
戶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今乃誘其
叛臣以圖之縱使誠能梟諒祚之首復稟夏之土以王
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況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事
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
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
大順城殺掠吏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
能討也今朝廷既赦其罪輿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
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必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
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為彼誘我民我誘
彼臣何為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
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乃欲以天子億兆
之富而效其所為邪譬如鄰人竊己之財己以正義責
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
謀為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為謀主誘脅熟戶以撤
中國之藩籬嘗有闚關中竊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縱
其壽發亦足以為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必屛弱之
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遺大憂帑藏空竭關中之民自
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彫弊熟戶屢經殺掠亡失
大半縱其在者亦懷二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
當此之際陛下深詔邊吏敦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

振以待之猶懼諒詐狼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
嘖疆場又況彼不勤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屬
中開諜所在甚多中國動靜毫髮皆知其懷側在鄙廷
時已有聲間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
邊臣與之諜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傳報四方安
有屬中獨不覺痛叛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竊疑
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詐久懷逆計以朝廷待
之恩禮優厚無困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
廷受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為背叛之名或者使其詐
言勢孤力徵不能獨制諒詐乞朝廷遣將出師為助陰
設伏以微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萬一有之則令日
受正墮其討中矣縱使懷側實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
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
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疆甲兵之盛有
謀善戰為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藉分
實能舉兵以與諒詐為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詐生
一諒詐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眾南棄中國諒詐悉其
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非口舌文移所
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詐又將失信於懷側
也若懷側餘眾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幾諒詐之兵
然形逃已露諒詐必叛無疑也若懷側餘眾尚多還北
不可人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加土偶東手就死將
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為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
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悅

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立功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帑無一年之蓄左藏無累月之財民閒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則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之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如兒戲敎閱稍嚴則憤恚怨望給賜小稽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北乃眾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寇冀僥幸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之計莫若收拔賢俊隨材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選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廩詢謀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翦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全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

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為陛下之所欲為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案）傳家集載下有云今入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宸[illegible][illegible]之許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驕大至覆軍殺將邊城盡閉朝廷乃為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選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加康定囊麻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論之尊其名以境之惜其賂以求之其為損也不已多乎斯乃國家之大事安危所繫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顯陛下深留聖意勿為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賞能為國家斬將攀旗拓土闘境違衛震甘陳之功但以利口長舌壺辭大言一時誣戲聖聰欲盜陛下之宦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叔寂無因微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疏奏上責樞密使文彥博曰輕呢喽側事司馬光奚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責始有復還翰林之議紀事本末卷五十八又卷八十三（案）傳家集載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溫國文正公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敕據紀事改翰林學士在癸卯日是月丙子朔癸卯乃二十七

日也殆議始於二十四日故是日卽撰敕書至二十七日乃行下也敎書附注癸卯日下

韓琦數因入對求罷相

㊟案徐乾學通鑑後編云琦立三朝或言其專自王陶論劾之後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以間琦琦因稱疾求去帝不許屢以詔書慰撫琦又疏有四當去復不許厚陵復土琦更不入中書請甚堅於是帝夜召張方平議且曰琦志不可奪矣方平遂建議以兩鎭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又案安陽集家傳云九月英宗山陵復土公還至鞏縣卽上章乞罷相尋詔諸遠毋得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決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親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親事公亦力請加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以上奏日自有唐至於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向進藥剃其時臣上體國家不得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令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固當升用賢傑共熙聖治臣居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朝以來凡在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夜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繫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彊此臣之當去二也宰政不舉誇議日與事業不著於時間望益衰於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藏籍具存今臣爲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負此四當去

自知甚明而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
何伏惟陛下聰明睿知海內方瞻仰盛德不可私一不
才老病之臣致犯公議而失海內之望臣所以不避鈇
鉞味萬死固請一郡少安愚者之分且使病軀少諸休
息則陛下天地之造何以爲報此爲丁未秋乞罷相第
一奏狀取安陽集與家傳參附之安陽集載第二奏狀
云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降批荅不允令月十三日已
再具剳子面奏其欽當去之理不一皆明白可信非妄
言也必謂陛下哀而憐之亟加所請今乃再煩詔論殊
未開納臣竊揣陛下之意不過以臣歷相三朝攀附二
聖謂雖衰病不職不可令其遠去此陛下以爲待臣之
厚意愚臣反以爲薄也臣請申其前說且臣備位二府
行越一紀妨賢之久未有加臣之甚者而不去身嬰宿
疹日甚一日萬幾之重不可支持而不去宰職骸曠謗
議叢起人情皆欲其去而不去昔之爲山陵使者事已
以罷而臣兩爲山陵使而不去而陛下特欲矜其舊物
郎留之則臣有此四不去之大責仰而慙俯而愧何施
面目於嚮堂之上哉若侯其職事愈廢病益不支議者
交章而肆攻然後免而逐之得不傷陛下所厚之恩此
臣所以爲薄也今陛下左右輔弱之臣皆一時名世之
賢侍從親近之官皆一時可用之臣當先帝祔廟禮成
之後宜升權棄進使交修衆職以悅服於天下使無狀
老臣補外郡以甫病軀全陛下御臣終始之禮保惠臣
守道平生之節則陛下之恩至厚也至重也雖天地父

母之道不能過矣第三奏狀云臣近上長乞解相任蒙
批答不允今月十四日再具劄子面奏其所欽當去之
理不一事皆明日不欺陛下哀其誠實遂有闕許之意
臣退而俟命必謂俞旨旦夕而下乃煩再遣中使賜以
手詔訓勉加導未容解去非如前陛下所賜德音既騎
且疑戾定不能自處伏惟陛下德業日隆方以至仁至
信以御天下既哀臣前請盡出至誠寶已面存垂可之
諭則望敦仁示信深軫數贊早收惜叙俾其只守本官
外補一邵覆載亭青不過厚恩終始保全皆出聖造臣
令更不敢赴中書郎歸私第聽候朝旨第四奏狀云臣
近上表及果具劄了乞早罷免歸私第旦夕以俟俞旨
昨晚復蒙荐聳中使宜召孤誠疊迫須至重頒聖聽臣
令必當去者若以二府一紀慰短盡以罄竭妨賢之久
自顧雜安而又傾疹所嬰時在假告職業聚數謗議叢
起茲涯下之所稔仁嘯英宗山陵兩塵使領事訖當罷
故事甚明此臣所以唯然請退而不已也況陛下前賜
面論已苟開許之意故臣祖舉大機更不敢詳陳極論
喋棗於展一之下惟幸聖明良察早令補外使人言頓
息賢傳氣升病驅少休得全骸**上察琦不可留賜手札**
骨乃陛下示公斷而存私恩也
曰案安陽集家傳載手札云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
矧卿動光於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比教有司不
通章奏而鄉數因入對求龍復以賓友之言袖書進見
圖解機劇朕中夕思念以見卿豈不使卿少就安邈以

永康甯戢今許卿暫臨藩服且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案家傳此下有云果能如旨朕即有命可密奏來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虛此位

辛丑特授琦守司空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案家傳云乃降制特授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長史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羣牧兼管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又賜第一區於京師擢忠彥為祕閣校理

是日琦入對上諭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稱謝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韓琦屢懇罷相上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琦亦感泣乃以琦守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辭應旃宋元通鑑云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張方平樂平集除韓琦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等軍節度司制云朕光宅萬邦肇新駿

命正權綱之遠御審名器之大防眘于宗臣特崇異數
以表圖勳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撰闕辰誕揚贊冊具
官韓琦亶昭賢業熙亮天工光鉞兩朝咸有一德材周
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惟憲在戒功
而弗遠賚有大以能謙薦上奏封愿辭政柄顧尙毗之
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雖奪疇寵上階之峻特
閑兩鎮之崇節自朕心事非舊興當盛辰之均逸望故
里以榮跡大業甚明休靈殊湛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
得之全君篤於恩深惜老臣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
袞衣之還乃念本朝遐不謂矣名臣言行錄引魏公遺
事云公因袞衣待還之語復進見謂制語太過臣不得
安乞攽之上不許安陽集蔽免使相第一表云臣某伏
奉制命特授臣准甫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
判相州加功臣負邑食賢封者家司備位慶陳懇去之
宜故里斑除秉觸榮歸之幸顧便蕃之恩禮駭中外之
聽間總弗敢前避期得請臣某中謝伏念臣忠雖自性
懃不兼材久麾元宰之崇皆驛縣朝之遇正途是闕愚
守難移責自任於四來誇不奐於三至幸攀鱗之際會
終逃積羽之湮淪卹疾疹之內攻覽秬疲之日甚荐形
剡贖力懟妨賢果回天地之仁獲假靡符之守然而叢
五敎而分治領於外者幾希建六蘇以臨戎兼爲相者
殊重仍視帥臣之秩充鄉部之行御君命之非常質人
言而可畏伏望皇帝陛下謹守之法推懋貸之公謂失
簪履者雖不忘求舊之恩而上印綏者豈可被無名之

慶縻之始已擢貳於傴機嘉祏之中乃進登於宰輔戚
聞援助之言仁宗皇術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
免於宸投蕃命疆陛寶薦罹於艱阻獨侍聖神之眷誰
不劉翰璽之進身自竭涓塵之報國而備員諫諍幾不
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畢繇科第遂玷寵榮
職犢功冀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書錫之行被恩
食實封尋兩具表辭免豢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宰
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被待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云臣某言近奉制命特援臣進南
幸乞骸既免冒塵之諭分勞臣任力皆知勸賞之無私
照之明諒危悰之盡亟寢告庭之誤以章馭貴之公病
新之政負乘致寇終傷郵舊之慈伏望皇帝陛下開博
藩於故里不意曲加優遇驕錫藏章名器假人必累推
而久增其媿屢殫誠請求解機繫終垂側於上仁得爲
聞縻有尊主庇民之志而才不逮心負竊位素餐之讖
伏念臣孤忠少與惟直近愚自升拜於家司倏再踰於
昔臣鄰之罷去無聞寵異之及茲雖日殊私豈容清議
所欽惟處內而是宜別兼眞相之榮外領元戎之重任
覬矜從臣某中謝竊以三公之崇固非人而不援五教
之命徒震駭而莫當辭懇雖勤詔音未可重茲干瀆必
辭避崇降批荅不允者出守之恩顧衰疲之幸甚非常
檢長太歸報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具尋表
第二表云臣裝言伏奉制命特授臣進南節度守司徒
寵亟俘異數免玭大歆少寬忝盲之誅更晉縻捐之報

爾家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庥爾巢遺會蕃竭懸屬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人之業然萬徽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歲人所欲因難免於愛憎加疾參之嬰纏若形神之耗紱勉訖因山之禮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寬擴日月之明爲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松社建高牙之重既疏准海之封增故畢之光仍龔紹嬋之舊叨塵之甚令古曉借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派冥懷於乃外在邊在廷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慶捐而後已免冊命表云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進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令所司備禮冊命者地官之拜已過旨於寵私冊命之殊愧畫頻於優禮臣某中謝伏念臣素惟無狀久玷家司茲想避於繁幾得出臨於本部三公進秩方深假器之讓萬乘居尊敢屈臨軒之禮伏望皇帝陛下念國容之良重斷邪典之非常申敕所司亟停異數庶少安於夙夜惟知荷於衿全

壬寅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趙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邊事〔案〕傳家集載此奏疏爲言西夏橫山上殿劄子據集中乃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是月丙子朔壬寅乃二十五日紀事作壬寅與集中差二日且以興邊事句下有云未審聖意以爲如何

臣之所言非謂諒祚無罪不可討也又非能保其不叛也但以國家今日內政未修不可遽謀外事故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八事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然後觀四夷之釁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何患不能復大禹之故迹雪祖宗之寃憤也上曰此外人妄傳耳無之光曰外人言楊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數人者皆習邊事但使安集熟戶耳光曰王种多詭詐嘗嗾羌叛而招之以爲功今以其策用之正如趙之將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爲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爲端方以爲險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事光曰錢穀誠知之河朔見錢鈔至今爲利邊事則未可知也紀事本末卷五十八又卷八十三又言案傳家集此爲言張方平剳子亦九月二十七日上與紀事均差二日今據集中拾補之集中有云臣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文章之外案集中此下有云更無所長姦邪貪猥案集中此下有云眾所共知兩府大臣繫

（國安危苟非其人爲害不細臣職在糾繩不敢塞默伏望聖慈追寢方平新命以協輿論）上曰有何實狀光曰言之但皆在赦前又審諸者不敢言請以臣所目見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新卽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此非爲好事也上曰卿何不言郭逵光曰言者已多何待於臣若其才也臣安敢與人朋黨言事乎上曰逵內行不修光曰此讒人之言也欲以曖昧之事中傷之使人喑嗚無以自明亦猶蔣之奇言歐陽修者願陛下但察逵之才不才而進退之勿信讒言也上曰吳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奎以下原闕數字但士論與奎而不與陶上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爲賢光

曰結宰相爲姦邪然希意迎合覩人主趣而順之者亦
姦邪也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權
所當采擇小臣豈敢與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
徑以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
也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癸卯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兼
侍讀學士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五十八〔家傳家集卷首載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兼侍讀學
士敎云竊惟前代隆名之主尉嘗不尊禮儒術講論政
理者乎東京則開華光之筵北朝則盛露門之學逮至
有唐故事光盛而褚馬聯進道風茂賜朕承列聖之後
以夜惟念所以立治之法思得通經點道之士緒熙光
明未始云獲朝散大夫權御史中丞充點檢使上護軍
河南部聞圖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
體常守正有求寵不回之操而深於史家之學能知治
亂興壞之迹可以增啓之明而發啓未達也而以爾
久靡風憲之任鮮克燕見使朕不附道術之敬而中甚
慊然今將微延英之席紹甘盤之業是用還爾禁林之

職復兼進讀之選親侍帷幄日談誼訓信賴之益豈不大哉往祇茂恩宜體誠意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知制誥散官勳封賜如故

滕甫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五十八

是月中書樞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案）趙明與西人戰見長編卷二百八治平三年九月可考郭逵修堡寨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案）宋史兵志五治平四年郭逵言秦州青雞川蕃部顯戩地請於州南甘谷口置城堡募弓箭手以通秦州德順二州之援斷賊入寇之路閏三月收原州九月訖御史中丞滕甫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先是薛向种諤言番部嵬名山有歸附意（案）宋史种諤傳嵬名山爲諤所招降與此異而司馬光傳及陸詵傳皆謂求內附則與此同及高遵裕還自夏州又言若納嵬名山

則橫山之民皆可招來

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太平治迹統類云上即位諒祚即號表謝罪上赦其罪答以優詔且遣供備庫使高遵裕押大行皇帝遺留物賜諒祚亦遣使助山陵西夏書事卷二十一云遵裕抵宥州館於下宮時諒祚以巡遊至不出見遣王盥受命吉服立遵裕切責乃易服曉又云夏國頻年點集眾志乖離橫山羌益思內附諒祚盡徙之興州諸部懷土顧望知青澗城种諤招之令諤舉眾降諤上聞給以田宅諒祚索之諤曰必欲淩舉當以景詢來易乃止此又招嵬名山內附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錄周後〔案〕宋史本紀壬辰錄周世宗從曾孫貽廊爲三班奉職長編卷一百八十九嘉祐四年四月癸酉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擇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祀仍封崇義公與河南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應緣祭享禮料加至知州資序剴別與差遣仰取近親襲爵授官承爲定式陳桱通鑑治平元年八月書錄周世宗後

〔又〕漳泉潮等州地震〔案〕宋史本紀九月壬寅潮州地震十月丙午朔漳泉諸州地震戊申建州邵武興化軍地震此竝附於九月

十月丙午朔司馬光言

〔案〕此爲言張方平第二劄子也紀事本末不繫日接光爲翰林

學士兼侍讀條下今據傳家集乃十月一日上紀事連類附及故不繫日今依本集臣昨論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衆望臣識淺才下其言固不足采鄉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欲知方平爲賢爲不肖乞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並方平在州所奏邊上事宜狀卽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論也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今所言之事尚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爲讒毀忠賢亦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還翰林仍加美職臣誠愚情未曉所謂伏望聖慈察臣前言方平事爲是爲非早賜施行所有新命未敢祇受先是光等誥敕下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具奏封駁上手詔諭光曰適得卿奏擬卿禁林復兼勸講儻謂因前日論奏張方平不當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術行義爲世所推今

將開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
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呂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
知此意耳於是取誥敕直付閤門趣光等令受（案編年備要云取詔敕付光光請先上殿然後受詔敕然後登對傳家集十月二日除兼侍讀學士乞先上殿箚子云臣近曾上殿論列張方平事後來續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臣智識頑闇不達聖心以朝廷大政必當舉是與非人臣事君不可辭難就易是以不務狂猾復有奏陳復蒙聖恩曲賜手詔過加獎待以至意溫密邇悉提耳諄諄怪雖木石亦將開悟況含氣血得爲人類自啓愚迷九死難贖伏地流汗無所容人愧感之極涕泗滂沱誠宜卽時奔赴闕廷祗受詔命然臣尚有私懇須當面陳欲望聖恩先許上殿數奏禀取聖旨然後退受敕告不勝死生幸甚）
光又奏臣愚暗不達聖旨又恐累呂公著上言
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銀臺固慮詔令有失欲其封駁耳
奈何罪之公著亦具奏近臣爲降司馬光等告敕以爲
不便遂具封駁竊知已直付閤門朝廷既以臣言不當

嘗顯然黜責其所降敕告亦須經本司蓋臣雖可罪而此職終不廢若以臣一言不當遂使今後封駁之司不能復舉正其職則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壞上手批公著奏可一兩日求對來當諭朕意以釋卿惑他日登對上顧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嘗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闊何呂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願陛下更察之先是御史臺門無故自壞後十餘日而光罷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丁未詔翰林學士司馬光權免著撰本院文字又詔五日一直修資治通鑑故也紀事本末卷五十二案紀事本末不繫日宋史本紀亦未載此詔今據傳家集十月二日所上乞免翰林學士劄子附二日丁未下乞免翰林學士劄子云臣今日上殿

曾有敷奏以聖旨令讀資治通鑑其書卷帙尚少須至日逐接續編修史藉煩多恐難以應副禁林文字乞免翰林學士一職伏蒙聖恩宣論但令權免學士院文字臣退自惟念若取學士之名以自榮而不供學士之職寄位素餐孰甚於此在臣愚分深不自安況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序一同俸給仍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許臣只以侍讀學士專修資治通鑑如此則材器稍宜藏業無曠遂其私願粗免愧心不勝幸甚取進止

富弼判河陽從所乞也

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紀事本末作甲午宋史本紀作丁未日薛氏畢氏同宋史據朔閏考是月丙午朔無甲午日從本紀編次又案此弼再判河陽也初判河陽見長編卷二百五治平二年七月癸亥日可考富韓國文忠公神道碑云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復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授人仁宗卽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仁宗之位宰相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宋四六選王珪行富弼除使相判河陽兼西京留守仍賜功臣制云三台處中以載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元之蕃如山河之經九州如股肱之簡一體出處之際狀無閒然具官某復背有元路中弗勉學戒聖而獨至識造物之未形貴名起於三朝盛德儀於百辟鄭召從於列屏津進翊於家司焉日向新何恙靡已未及襟邦之務遠陳避位之辭留雖屢而莫回章甫御而復至朕

憮然自念，嗟莫能勝。既閑勞於政機，其聽遂於私秩。建彼除節，以殿東郊，守茲洛符，以保西宅。仍位鴝鈞之貴，尚優黃髮之行。於戲！不處功尊，老氏勞名之畏；其從元吉，義經履道之終。雖弗從於吾游，亦自保於爾福。

癸丑，詔將作監主簿常秩赴闕，便殿引見，令潁州長吏敦遣，仍賜裝錢百千，無得受秩辭避章表。紀事本末卷六十五[案]宋史常秩傳：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廢居里巷，以經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爲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爲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起。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甯三年，詔郡以禮敦請遣，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又案]熙甯三年六月丁未，呂公著言，詔遣赴闕，可考此言。將作監主簿，與宋史本傳異官。

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案]紀事本末卷五十三經筵條下，又編修通鑑條下同。

上親製序，面賜光，賜名資治通鑑，令候書成日寫入。

又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原]注：賜舊書不在此時，今從帝學并書之。新紀書賜翰林學士司馬光資治通鑑序，此固當時書也。冬十月初開經筵。[案]宋史本紀：己酉

初御邇英殿詔侍臣講讀經史玉海卷四十七治平四年己酉十月初御邇英甲寅二十三日初進讀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親製序面賜光序略曰此亦古人述作之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磨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告庶微之原風福盛哀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以邪正要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目是亦典型之總會冊讀之淵林矣名臣言行錄引日錄云上自書適遂序以授光光受讀再拜讀三家爲諸侯論上顯禹玉等稱美久之

先是六月种諤奏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以首領嵬名山酋結綏銀州人數萬其謀歸順既以直奏且申經略司陸詵報諤先詰嵬名山自能捍禦夏虜則受之若欲入居寨內則勿受也諤言當令於綏銀住坐至七月詔下諤奏付詵乃令薛向至延州召諤赴經略司審實密議措置以聞詵等其畫三策使名山直取諒祚不能

取則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係兩界不折地遣張穆之入奏詵意朝廷必不從也已而向與穆之偕行令穆之盛言招納之利尋有詔從詵等所畫策諤遂遣諜者與嵬名山約日會綏銀不復告詵詵累戒諤毋深入應抵時諤已先諾嵬名山度詵必不許發兵丙辰悉己所部兵與折繼世先發戊午會於懷甯寨庚申入綏州（案宋史載復綏州在癸酉蓋據奏入日書也）遂興版築壬戌繼世入銀州嵬名山所部族帳悉降酋首三百戶一萬五千口四萬五千一百精兵萬人孳畜十餘萬分處族帳於葭村及懷甯寨詵始得諤狀大驚卽劾諤擅興兵貽書文彥博曰開闢以來未有此也嵬名山本熟戶自幼被虜爲銀夏綏州軍司有小帥三千餘人另頭吏屈子者狡獪爲衆貸

諒祚息錢不能償時大饑諒祚數點兵屈子乃說諸小帥密謀內附假託名山諤卽奏之募熟戶韓輕持蠟彈與名山以誘納之輕獨與屈子語名山實不知也及輕報諤加期發兵折繼世卒會直抵名山帳名山驚起屈子及小帥脅之曰宋兵十萬至矣名山遂降

（案）王偁東都事略所載與此大略相同宋史种諤傳名山弟夷山潛入青澗城請降於种諤諤使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文喜受之陰許納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悉起所部卒圍名山帳名山驚起援槍欲鬥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復爾文喜出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大哭舉衆從諤而南西夏書事云吳積言名山弟亡在折繼世所繼世與种諤夜引兵抵其居土而屈中使其弟叩門呼曰官軍大集兄速降否則族滅矣名山使納其手斷之少一指信之遂率兵數千戶一萬餘降已見官軍少大悔之二說又與此少異畢氏通鑑考異已辨之

諤初城綏州縛氈爲樓櫓狀賊望見驚以爲兵始至而城守已具若有神助乃引去八日之間賊兵三至諤輒擊卻之其

後詔遣中使安邊帥召謌議事賊盛兵入寇謌回宿懷甯使鬼名山率其屬八百人挑戰踵以正兵至吾祠谷升據其險謌曰賊失此利吾勝必矣既而望見賊中指呼若將馳突狀乃分裨將燕達劉甫爲兩翼謌居中爲三軍令聽吾鼓聲緩則徐進急則疾戰又使寨中人老幼悉持挺乘城張布囊爲疑兵謌手劍不介而馳之城中上下皆鼓躁賊衆方排靡驚視三軍已萃於陣中央賊益紛亂其腹心皆潰我軍所向衝擊追奔二十餘里斬首七百餘級獲駝馬戈甲萬計綏州既城議者以爲孤城深寄賊境難守不如棄之謌獨謂此扼三大川口虜人號曰李王心古者上都言其地形高下視諸郡也且其旁多沃壤誠分處屬國置弓箭手萬人可減屯戍

省饋餉邊足以彊因請乘勢大舉盡復河南陳五可取之策諤尋得罪去權發遣秦州李師中言夏人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後得以藉口徒起釁端無益於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鑑）云种諤復綏州嵬名山降初夏諒祚迫還橫山種落於興州有嵬名山者因眾不業以所統橫山部族內附諤時知青澗城不候報卽間道遣繳書且言來屬可復河南地鄜延經略使陸詵難之獨轉運使薛向主謀司馬光上疏極諫以爲積山之眾若能勝諒祚是滅一諒祚又生一諒祚若其不勝必引眾突塞不知何以待之文彥傳亦謂諒祚稱臣奉貢令或襲取其地無名上不聽遣諤及向迎之東都事略陳薦傳薛向首謀取橫山而功不成薦引王恢事請正向罪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又云取綏州凡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貽於此然取綏州凡費六十萬二句本於司馬溫公行狀故畢氏通鑑及名臣言行後錄均取之皆與上疏極諫云云相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別爲書之恐誤）

十一月（案錢大所四史朔聞考是月乙亥朔）鄜延經略司言夏國宥州諜蕃部嵬名山等五百戶內附折馬山將兵入界招收乞

以嵬名山等還本國及誅馬山馬山卽繼世蕃名也樞密使文彥博以爲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御史中丞滕甫知諫院陳薦楊繪皆請治薛向种諤罪以安西夏不聽丙戌韓琦判相州上諭以嵬名山事案韓魏公家傳云公以辭免恩數久之至此方入覲既升殿上諭曰青澗城种諤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本城熟戶直入西夏州以來其帥陸詵薛向並不預知欲令卿暫往相州卻來永興經撫西邊琦退而上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末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諤所領熟戶又復若干案家傳此下有云而不令大師知委必無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卽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縣亙數百里其閒甚有大族酋豪未必皆背諒祚而投我今种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心營置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扳築之具百事畢備剋日齊發方爲得計令當陝西連歲旱災兼闕沿途弓箭手

蕃部穀食既已不收蓄麥又爲旱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誘乃引數族投來人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節制之舉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殁之人奈何朝廷又不會興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展興修城寨控扼要害捍衛投漢蕃族次第（案）家傳此下有云又鄜延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差勢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下受敝只就种諤小于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既罰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以爲曲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更於我之諸路更互衡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未有已時臣大爲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論臣侯到相州三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際豈敢爵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賢出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是日原注十二日丙戌改命琦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案陳桱通鑑繫琦知永興軍經略陝西於熙寧二年十二月恐誤賜手劄取令治裝

并封示蔡挺李肅之所奏事案家傳云上以手劄付公日今封蔡挺李肅之奏去可見卿今彼中處置事次第卿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爲此際最要經畫公卽奏曰辥向始議招納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种諤擅取綏州啟此釁端朝廷急遣向往至遂主諤謀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老弱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合環慶兵直趨興靈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算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家傳云翌日公辭方奏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卽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公未辭之前先請對曰比蒙陛下屢次宣諭以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遂拒聖意然再思之昨王陶斥臣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三家弱魯之

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顧
無他慮復有效陷語以相傾者臣族誅奚俾恐於國事
有害顧更熟壓未行聞尚可改議上日侍中猶未知朕
豈有是理邪安陽集又載知永興軍謝表云臣某言奉
較差判永興軍府充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總
管已於今月十一日上訖避賢而罷方獲典於鄭邪改
帥以行復誤實於聖寄易書錫還家之樂馬夕冰將命
之憂雜已見吏民懼不勝責任臣某中謝觸以自陝而
右准雍慮中皆日用兵菅并制於諸路平時無事遂分
總於中懽然而勢不相維事雜克協或左有防虞而右
弗思於援劭或彼事嚴歲而此姑尚於因循致邊備之
寖寶寶義臣之同病欲正元戎之法式量睿算之精恭
維皇帝陛下稟大舜之聽明邇成湯之勇智講堂上之
兵必務道貴任人而闔外之制不專胡能制眾俾恭歸
於節度當謹庠於材雄臣久盲冢司積成褒診適懇章
之釁漬得本郡以榮歸不圖乘障之臣驟有邀功之舉
一開邊陳上軫所朝更領於麾符敵幸安於柔梓慨然
就道遠爾之藩心自所經頻請詳於舊事精神之用已
耗竭於當年推仗國威靈挺身忠義導天聲之袠怒宣
上德之寬仁外以圖疆場之亟審內以務編齊之無擾
關中安堵荀觸底於小康鄭下養疴顯祇
還於故府荷諭言之無戲朝病質之少休

詔敕二府薦士

長編卷三百七十五原注案十朝綱要丙戌詔二
府初拜各舉所知自今各言其人才業所長堪任

何事宋史本紀丙戌詔二府各舉所知徐乾學後編丙戌詔曰比年因請謁於參薦者不公其令中書樞密院舉人告明言才業所長堪任何事

丁亥夏人欲執景珣（案宋史珣作詢）來獻以易嵬名山判延州郭逵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怨朝廷乃拒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景珣陝西人於治平二年以罪投夏夏使爲學士英宗令捕山欒勿以校原宋史郭逵傳夏人求以亡命景珣易名山逵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向化矣

先是環慶經略李肅之鄜延陸詵陝西制置李師錫並言本路無係草官地又密邇西界難以興置馬監詔陝西監牧司廣市善種務令蕃息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已租佃者令實租以給寒月

努豆乃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匹往交城上謂文彥博曰馬政未盡善孫羣牧判官非其人且不久任無以責成效令中書擇人充使卿舉判官冀國馬蕃息以給騎兵戊子台符權羣牧判官台符蒲陰人也尋詔台符及劉航刪修羣牧司敕令以唐令及本朝故事增損刪定並奏取旨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本紀戊子置馬監於河東交城縣玉海卷一百四十九治平四年十一月辛丑二十七日命羣牧判官崔台符劉航刪修羣牧司敕令一本作條貫敕令據此是十一月戊子十四日置馬監辛丑二十七日刪修敕令也紀事不繫日連類附此玉海又云治平四年八月上謂樞臣文彥博曰羣牧司判官不久任無以戊改令中書擇於河北河東陝西度地置監十一月十四日以陝西無在官牧地不置而河東於太原交城縣置先是崔台符按汾州得牧地三千二百頃明年春移沙苑馬五百往牧

丁酉以鬼名山爲右千衞上將軍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本紀熙甯二

年十月戊戌左監門衛將軍嵬名山爲供備庫使仍賜姓名趙懷順涑水紀聞卷十一云除名山爲諸司使

癸卯鄜延路經略司言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侍其臻順甯寨張時庸與西人界首議榷場事被誘過界並爲所殺楊定每奉使至諒祚所常私見諒祚稱臣拜謁許以緣邊熟戶歸之及种諤取綏州諒祚以定爲賣己故并臻及時庸誘殺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陳桱通鑑繫夏人殺楊定等於熙甯二年十二月恐誤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乙巳朔壬子樞密院言西事方興兵有漸欲預戒勵諸將帥凡十四條（案）文潞公集載此奏議注云熙甯元年是爲明年事與此異年又潞公集僅十二條此作十四條潞公集所無第十三條十四條或集中誤爲鈔奪此文簡約今據潞公集所有詳注逐條下以備參考一協心講求兵政各務周知利害（案）潞公集云將佐逐日公共協心講求兵政邊事事各務周知利害蘊蓄有素臨事不惑則鮮有敗事二弊

親訓練士卒令武藝習熟〔案〕潞公集云將佐依時躬親訓練士卒務令事業習熟人情相諳免倉卒誤事

三熟知山川險夷道路遠近敵人情僞〔案〕潞公集云將佐須各熟知山川險易道路遠近敵人情狀所貴用兵料敵不易失機會

四鑒康定用兵失策〔案〕潞公集云將佐須熟詢康定用兵次第鑒當日之失策則可以致令日之得計

五熟議戰守之兵各有定數兵有定將量力應敵〔案〕潞公集云兵分勢弱取勝必難仰本路經略總管熟議戰守之兵各有定數兵有定將量力應敵必求全務無若康定中累爲誘兵所昭

六緣邊小堡若遇大敵併入大寨〔案〕潞公集云沿邊小堡寨若遇大寇不能以支吾郡檢詳前後處置臨時或資併入大寨不致落賊姦便

七賊寇大人赴救牽制毋得觀望及輕舉動〔案〕潞公集云賊寇大人更相赴救或逐路牽剬仰細詳前後指揮處置不得至時觀望不進有誤大事及不得輕有舉動致蹈敗衄

八精選間諜候賊動息〔案〕潞公集云常切選得力句當事人採候賊中事宜如所報得實及致官軍勝捷一依前後賞格施行

九詳行軍賞罰倉猝易以處分〔案〕潞公集云行軍賞罰常須檢詳所貴倉猝易

（寫處置）十、愛惜邊儲，毋得妄用。（案文潞公集云：所須財糧，計會運司計置有備，仍須體認邊儲難得豐備，不得非理妄用。）十一、機宜官常須編排檢詳處置。（案文潞公集云：經略司機宜官常須編排檢詳本司前後文書，務要習熟整齊，緩急處置有所依據，不致差失稽遲，有誤大事。）十二、機宜官不得過從結納。（案文潞公集云：機宜官不得與本路兵官過從結納，及赴筵宴，有妨行遣文字。）十三、毋得冗占兵士，妨訓練戰。十四、約束未盡，續條列利害以聞。從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壬戌，考課院言（長編卷二百九十五嘉祐六年閏八月丁未議州軍優劣特行賞罰原注云此據治平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考課院言追附案原文已佚宋史本紀治平四年十一月丁亥令考課院詳定請州所上縣令治狀據太平治迹統類截十一月丁亥詔旨云考課之法所以蒙纂臣而聚名貫也令諸路監司典之政既以科別其條具爲令至於縣令之職與民尤近而未嘗立法恐非所以變養元元之道宜令天下州軍各上所轄縣令治狀優劣合考課院以閒又按定縣令課法在熙甯二年五月可考）

是月，韓琦至長安。先是，諸將得鄰帥或監司移文即領

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琦入境即檄諸路非主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諸將自是乃知紀律初薛向賈逵等議欲留綏州令折繼世統降人守之詔琦度其可守可棄以聞已而西人誘殺楊定等琦即奏賊今若此綏州不可棄也請從向逵等議案韓魏公家傳云命薛向賈逵再議之皆謂可令折繼世統降人其保綏州爲便樞密院以詔旨詰之案家傳載詔旨云虜自求有邊上肩淺使臣及閼中輕躁土人扶抉神薛之謀謂因此可遂前非況朝廷豈與犬羊蠖蠑計較尺寸之地已令棄廢綏州不計楊定之事先後速如前詔琦復奏曰案家傳載奏章云西賊誘害朝廷沿邊知軍巡檢朔臣不接詔匣其賀登極與賀正使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願藉和好朝廷因而止住歲賜令邊上第作用兵之計既兩相隔絕郎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令已納其降人鬼名山以下及請首領幾萬人令在折繼世不禦敵西賊苦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求必肯於本族下人戶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從變況見有已修號綏州城池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閒地若令

降人嵬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內相近居住各人知具產業日久可以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祚似合機會（案家傳此下有遂指揮不得更撤權草以赴綏州亦不得留禁軍廂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久遠費國家錢糧爭此無用之地）譴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備曠日持久自當疲敝（案家傳此下有云不敢併聚內醜於別路作過及令諸路更作牽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先形自弱之勢也（案家傳此下有云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屢入擾叛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方振而遽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侮從不已向去雖欲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況）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綏州城與嵬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嵬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亦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

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損固不勝其計矣案家傳此下有云臣謂薛向賈逵等擘畫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國家卽今邊計爲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躁庸近邀功生事之人妄之說以救全向誇之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閤願早賜可諒祚戰敗國中饑困以瑣瑲鐵鎖錮殺楊定者將獻之而諒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案畢沅通鑑考異云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元年三月庚辰諒祚卒據夏國傳諒祚以神宗卽位之十二月殂蓋秉常於治平四年冬卽位則諒祚實治平四年卒元年赴告之日又案紀事於明年三月甲辰書夏國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琦因奏曰當此變故尤非秉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虜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爲議論之端案家傳此下有云或令別立疆界或換易塞門寨或予之拒降人之請是時取舍皆在朝廷樞密院使文彥博呂公弼恥於中變督促秉州如初琦亦條陳不已上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案家傳載

奏疏云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勝愧恐然臣始欲留綏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蓋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留此綏城只備數月之權差人防守貴與商議時易爲東縛存得朝廷久遠事勢令若朝廷以臣前義爲是則乞責令郭逵依此照管尔不繫義和利亦乙直行毀棄

乃詔綏州如琦議

紀事本末卷入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諒祚將以兵報復西邊皆驚上乃以韓琦判永興軍兼陝府五路經略安撫使琦奏曰韓何招誘攜山已而种諤擅取綏州環慶李韜之領衆七千破蕩族帳逕原禁挺又欲令環慶直趨與覆肆意作取怨表狄臣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威算詢尋至長安有詔相度綏州可棄可守以聞琦奏綏州不可棄且言西賊誘害沿邊知軍巡檢不接詔匣貿發極正旦人使更不過界是不復顧藉和好況綏州見已修就城迨若令愍名山等據之自然併力捍禦諒祚萬一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宋史呂公孺傳神宗得綏州遣使議守棄之便命公孺與郭逵議合遂存綏州與此異說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上

神宗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改元

長編通例(案)長編通例每一帝立之元年特書春正月某某朔改元其中間復改元則不書茲據通例續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同此蓋史不書月食本紀又云治平四年十二月辛亥以來歲日食正旦自乙丑避殿減膳罷朝賀

又復武臣同提刑(案)畢沅通鑑甲戌朔長編卷一百九十二嘉祐五年八月乙酉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置江南東西荊湖北廣南東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轉運判官先是提點刑獄使臣或有竊公銀器為樂倡首飾者議者因言使臣多不習法令不可為監司故罷之至是又復其制宋史本紀熙寧二年十一月丙子罷諸路同提刑武臣職官志提點刑獄公事掌察所部獄訟而平其曲直審問因徒詳覆案牘凡禁繫淹延而不決盜竊逋竄而不獲皆劾以及舉刺官吏之事舊制參用武臣熙寧初以武臣不足以察所部人材故罷之(又案)二年十一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無罷武臣同提刑文故附注於此

又以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云故事執政坐待漏舍宰相省所進文書同列不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以爲常徐乾學通鑑後編云以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帝問司馬光曰唐介參預政事何如光曰介素有剛勁之名外人甚喜

又增太學生員初二百員至是增置一百員案宋史本紀壬寅月編年備要云尋詔以九百人爲額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云初太學置內舍生二百員官爲給食至是蓋待次者百餘諫官以爲言故有是詔玉海卷一百十二云元年正月諫官際甫等言慶曆太學內舍生二百員官給食乞增置李埴十朝綱要云五月展國子監以九百人爲額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辰朔

壬子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河陽富弼判汝州仍詔入見乃赴任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弼再判河陽在治平四年十月初二日丁未又案范忠宣撰富公行狀熙寧元作正月移判汝州且俾入覲詔曰渴見儀容懸聞讜論與此異月

丙辰种諤奪四官隨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諤擅權生事詔繫長安獄或以告諤諤曰鬼名山舉衆約降旣聞於朝矣若緩以待命事機一失則數萬之衆快於賊手爲邊生事不細吾甯坐死以就國事乃悉焚當路所與簡牘置對無一語罣人惟自引伏雖値陝西曲赦終坐責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丙辰日紀事本末不繫責日今據附此諤復西京庫使商州都監在十二月庚戌見長編卷二百十六原注陳桱通鑑附諤安置隨州於元年十二月恐誤先是樞密院言上意與郭逵毀棄綏州曰國家封疆萬里豈與犬羊爭尺寸之地逵未至賈逵遂以兵驅降羌於塞外云悉已逃去掌機宜文字趙离言案此下有脫誤宋史趙离傳离第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郭逵宣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降人數萬朝廷以其生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离上疏曰諤槩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以彼衆餓寧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賓

賊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藏立景詢輩斷可遣而詢等來與降人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埸甯矣如其藏而不遣則我留橫山之眾未爲失也綏州不然且爲邊患遠從之韓琦令鄜延勿給嵬名山糧追還戍兵案涑水紀聞卷十一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文潞國爲樞密使以爲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爲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卻韓公至陝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糧戍之以兵有急則當救此二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及饋戍及救彼自有當諒祚因遺書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嵬名山亦勿救也遠以爲不可琦遣劉航往詰遠因執不可曰如此則降羌無以自存皆潰去矣案涑水紀聞卷十一載此數語又云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者刺手給糧以爲戰兵兵得二千餘人琦從之是月運丹州粟以給降羌人日三升遠因選其彊壯二千餘人刺爲兵餘丁皆刺手爲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兩不耕田及綏州旁近閒田給之使耕

其初降時并老弱凡二萬餘人死於戰疫及逃去僅存萬餘人耳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庚申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國縱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此乎光對曰秦儀爲縱橫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也上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光曰臣空疏無取陛下每過形獎飾不勝惶懼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紀事本末卷五十二亦略載論儀秦事原注云詳見講筵進卷五十二作丙辰日與此異日此文載詳故取此刪彼王氏應麟玉海卷二十六云熙甯元年二月十一日御閣王珪范鎮司馬光呂公著吳申周孟陽講禮記讀史記資治通鑑據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甲辰朔丙辰爲十三日庚申爲十七日玉海所載十一日則爲甲寅又與紀事本末互異

是月羣牧司言樞密院使邵亢請以坊監牧馬餘地立

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利案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馬五萬匹爲額匹占田五十畝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七監地餘良田萬七千頃民租佃收草粟以備月之用從之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紀事本末不繫日附月末

三月案錢大昕朔閏考是月癸酉朔庚辰夏國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轉運使韓縝陝西經略司句當公事劉航就都亭驛站問賊傷楊定事及虜掠熟戶不遣使賀即位降詔不承等事案文潞公集熙甯元年論是國冊命云薛宗道至若所齋表止是告哀別無陳訴及宗道於押伴官處別無傳達言語欲令孫構內聚會款曲謂祗作己意問之云先國主覲謝今來何人繼嗣焉他若云某人繼嗣郎云卻別是先國主之何親是子郎更問云是嫡子否若云是嫡郎與更問云先國主盛年棄世今來嗣子必是幼小他若有對更隨機答之少閒郎更說與自古外國必須

中國冊命者方可取重於諸蕃今者西夏以累世貢奉故當所命嗣子然朝廷以夏國自嘉祐以來於麟州界上掩殺郭恩及於逕原侵掠固家堡子後又於大順城作過有違誓表如此非一以至先帝上仙不時來祭令上登極亦不入賀然朝廷一切示含容尚存事禮而夏國終不省過又於去年十一月中寧順塞界上殺害郤知保安軍楊定等三人如此不道今來朝廷未必便行封冊之禮須與夏國重別商議再具誓表信約丁寧務存久遠方可商議封冊若依前別有侵犯邊境貢奉不時豈恭慮和好之理若宗道別爲分疏即隨其者以理折難若云某乎是齋表奈昔京不敢與聞他議部且說與令來使遣須是于細說與本國知委候議定別具誓表來朝廷須有商量亦是使人了事之功效也

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錮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陳夏國子母悔過惟命是聽之意上乃令續諭旨今爲夏國畫長策度彼親貴任事首領亦必止三五人欲竝朝廷除官仍於歲賜內割五萬定充所除俸給所貴同心助國效順中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畢沅續通鑑考異云宋史神宗紀熙甯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卒遣使告哀據夏國傳諒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

云秉常於治平冬卽位則諒祚實治平四年殂本紀所書者赴告之日耳

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請建太皇太后宮殿並以慶壽爲名

紀事本末卷五十四（案）王偁東都事略本紀二年五月壬辰太皇太后遷居慶壽宮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潭州雨毛（案）宋史本紀作丁酉日

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見上以弼足疾許肩輿至崇政殿門又以門距殿遠更御內東門小殿見之見免拜坐語從容至日昃

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范忠宣撰富公行狀以公足疾肩輿至崇政殿門令男紹庭入殿扶持仍不拜又以門距殿遠上特爲之御內東門小殿以見之恩禮優重輦臣莫及賜其子緋衣銀魚召坐太平治迹統類云富弼入見且免拜坐語從容至日昃問以治道弼以上銳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則姦人得以附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隨其善惡若自取然後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實矣上撫善又問北邊事條目甚悉弼曰陛下臨御以來當先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用兵亦不宜重賞邊功恐致生事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願陛下勿先留意於此上默然良久又問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爲先上善之

乙巳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謨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爲始上問唐太宗何如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法度但乘隋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於後世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爲法堯舜所爲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未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麤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書曰〔案〕臨川集本朝百年

無事劉子云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天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罄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務其當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捍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彊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閒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蔡潁川集此下有云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始終如一未嘗妄

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甯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眾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案臨川集此下有云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甯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橫彊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禦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重賞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

選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一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一切因循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閒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案太平治迹統類作非不見任）然小人亦得厠其側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格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

農民壞於差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飭訓練又不爲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衞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嘗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嘗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彊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資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忌諱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

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至數徧可謂精畫計治道無以出此所由衆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爲朕詳見設施之方對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爲事講學旣明則設施之方不言自喩上曰雖然試爲朕言之於是爲上略陳設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能與朕一一爲書條奏否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爲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喩若陛下擇術未明實未敢條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唯而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

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薛應旂通鑑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太平治迹統類作壬寅日與紀事本末及各本均異徐乾學通鑑後編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與韓絳韓維及呂公著友三人更游揚之名始盛帝在藩邸

維爲記室每講說輒曰此維友王安石之說及爲太子庶人又薦以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甯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至是始造朝入對除集禧觀使富弼懇辭乞赴汝州上不許弼又言云云案東都事略太平治迹統類諸書宋史及各本均不載或即上壬寅之言也上乃聽弼依舊判汝州罷集禧觀使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讀呂公著翰林學士兼侍講王安石等言竊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後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賜立而講者當賜坐乞付禮官考議詔禮院詳定以聞判太常寺韓維刁約同知禮院胡宗愈言臣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常或賜之坐蓋出優禮祖宗以講說之臣多賜坐者以其敷暢經藝所以明先王之道道所存禮則加異太祖開寶中李穆王昭素於朝召對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太宗

端拱中幸國子監升輦將出顧見講座因召學官李覺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座太宗爲之降輦令有司張帟幕別坐詔覺講易之泰卦令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則事體輕重議爲未安臣等以爲宜如天禧故事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義判太常龔鼎臣蘇頌周孟陽同知禮院王汾劉攽韓忠彥等言臣竊謂侍從之臣見於天子者賜之坐有司顧問猶當避席立語況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爲宜若謂傳道近於爲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爲師之實豈可專席安然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意輕重可知矣今若侍講輒坐其侍讀當從何禮若亦

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有進說皆當坐矣且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爲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今人主待侍從臣由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講官侍立伏請仍舊初孫奭坐講仁宗尚幼跪案以聽之奭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爲是及公著等奏請衆議不同上以問曾公亮但稱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案）十朝綱要庚申詔從判太常龔鼎臣議令經筵立講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是月壬申朔庚辰長編卷二百番入治平三年入月十五日己酉蔡抗陳乞國子監輪寧敎援（原注）熙甯元年五月庚辰日有詔（案）原文已佚畢沅通鑑云五月庚辰詔兩制及國子監舉諸王宮敎援據玉海卷一百三十云五月九日有司言兩漢以博士不通政事者補請侯王傳今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宜命兩制舉純樸行誼年五十以上者又云置大宗正司記室一人典簽奏講書教授十有二人分位講校兼領小學之事自熙甯初置丞省記室講授員增給以祿）同知諫院吳充（案宋史吳充傳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務未舉農政不修令臣條上其事臣以當今鄉役之衙前爲重上等民戶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桮杵七筋皆計貲產定爲分數以應須求勢同漏卮不盡不止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歿而鄰保猶逮是以民閒規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甚者嫁母離親以求兄弟異籍風俗日壞殊可憫傷望敕中書擇臣庶之言鄉役利害以時施行及以先朝余靖所上農書並臣所上農政五事并下兩制詳定以聞詔令送中書（紀事本末卷七十案太平治迹統類載吳充是）

奏又云詔令中書及韓絳同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司與議安石以倔爲善然是時安石未執政制置三司條例司尚未設此恐年月有誤紀事本末此上冊書元年五月庚辰姑附此

丙戌郭逵言夏國遣人奉誓表送殺楊定人僞六宅使李崇貴韓道喜乃所虜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道詔遣使二人監管崇貴等乘驛赴闕楊定等死逵密詗邊吏得殺定等首領名牒告夏人夏人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謝罪逵曰此特斬囚以紿我檄宥州詰夏人且曰必執崇貴等來虜曰殺之矣逵曰崇貴等見存職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以實告薛宗道受韓縝所議案薛宗道即涑水紀聞所云夏國之臣薛老峯也議以安遠寨門二砦易綏州詳見二年十月丙申歸白秉常不許宗道始歸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國疑當不受詔藉或授之必僞立姓名

以邀金繒且彼既恭順宜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加不宜誘之以利秉常固不受詔加逵所言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郭逵傳逵謂得殺賜定者首領姓名牒告將斬之於境以諜罷逵曰是且梟死囚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情得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絳主种諤計圖橫山與逵議出兵逵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怒以爲沮撓奏召逵還

丙申樞密院使呂公弼請以河北義勇每指揮揀〔案〕王海卷一百三十九揀作擇少壯材武藝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戶下支移折變別團會教閱依日限放散並給口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倫者聽注籍候有闕收補從之紀事本末卷五十六〔案〕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六帝言義勇可使分爲四番出戍呂公弼曰須先省得募兵乃可議此王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兩府共議或以爲令一月一番或以爲一季一番且令近戍文彥博等又言難使遠戍安石辨之甚力義勇舊制見宋史兵志五云義勇凡主

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三十材勇者充止涅手背以五百人爲指揮置指揮使副正二人正都頭三人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歲以十月番上閭敎一月而罷至秦州成紀等六縣有稅戶弓箭手砦戶及四路正充保毅者家六丁剌一九丁剌二有買保毅田承名額三丁剌一六丁剌二九丁剌三悉以爲義勇又詔秦隴儀渭逕原邠甯環慶鄜延十二州義勇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月醬菜錢三百蓋慶曆初河北路義勇總十八萬九千三十一人河東路義勇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陝西路治平初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熙甯初樞密使呂公弼請以河北義勇每指揮揀少壯藝精者百人爲上等手背添剌上等字旌別敎閱及數外藝優者亦籍之候有闕則補從之

戊戌詔諸路籍義勇有膽力者別爲一等以備非常捕盜候有功當議量材優與名目並立呈試武藝三等許諸色人自陳中不等許義勇陳乞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廢慶成軍入滎河軍使隸河中紀事本末卷七十七(原注)舊紀上謂輔臣曰天下自五代分裂擅聚一方多置郡縣以固疆圍由是役繫民困其議併省之於是廢慶成軍又廢昇平縣按廢昇平縣實錄已

見四月末上語云以爲新政併省發端今附見此新錄亦不載上語（案）宋史本紀畢沅通鑑戊戌日紀事不繫日旅以錄此宋史地理志永興軍路滎河下注云次叢舊隸慶成軍元年廢以隸府治置軍使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丑朔辛亥王臨言保州塘濼已西可築隄植木凡十九年隄內可引水處即種稻水不及處並爲方田又因出土作溝以陷戎馬從之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中書言諸州縣古跡陂塘異時皆蓄水漑田民利數倍近歲所在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埠功利有實當議旌賞紀事本末卷七十三（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六月乙卯賜知唐州光祿寺丞高賦敕書獎諭賦在唐凡五年增戶萬一千三百八十給田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爲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五百十七作陂塘四十有四宋史本紀六月辛亥詔諸路興水利

先是諫官言選人到銓磨勘者衆爲壅併遂至稽滯蓋

是舉官之數太多不與引見轉官人數相當乞先取京
朝官員數著定仍限定諸路保奏之數臺官亦言今京
朝官十倍景德之前員多闕少審官差遣不行選人磨
勘之法故當漸有澄汰不爲限隔使人無留滯咨怨之
聲己未詔諸道州府軍監長吏奏舉選人更不裁減外
其通判奏舉選人並令權罷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壬戌詔諸路轉運判奏舉選人爲京官比擬提點刑獄
朝臣並減二人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癸亥賜知渭州蔡挺敕書獎諭以韓琦言鎮戎軍葉燮
會乃控扼西界要害獨挺能修築堡寨凡錢糧材木版
築之具皆不徵於素而又能廣弓箭手使不廢衣廩而
兵備益集初秉常遣使告哀（案在三月初八日庚辰）琦言自西夏

誘殺楊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遽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直以彼國前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等歸朝廷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一歸服然後開許苟便如此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冊命之禮具要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案安陽集魏公家傳此下有云又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山一帶部族乃爲大字牓於諸路使散入虜中詔問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奏以聞公奏曰若告哀人沈然過界不來求許臣於諸路擇要害處與建城寨使彼震懼必速就議先是涇原路鎮戎軍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三四千人蔡挺嘗乞於此壕修葉燮會爲寨）遂以便宜檄挺興役葉燮會後賜名熙寧寨（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東都事略蔡挺傳云挺檢括邊人並邊生地漢蕃言耕田四千八百頃募佃以充邊儲邊人育市番部田挺閒自首免罪法復得地八千頃刺弓箭手三千養馬五百鎮戎軍三川高平定川砦舊壕外有曹英新壕兩壕之閒

土地膏腴東西四十里南有土山挺因險築砦乘高四望護壕內地及覘賊往來築十八日畢功開二千頃募弓箭手三千人耕守之賜名熙甯寨

以內侍押班李若愚同提點制置河北屯田司長編卷二百二十熙甯四年二月戊申詔罷河北屯田司原注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李若愚同制置案是月辛丑朔二十三日癸亥宋史食貨志上四熙甯衍以內侍押班李若愚同提點制置河北屯田司原注文簡據食貨志補

乙丑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長編卷二百六十二熙甯八年四月戊寅程昉言滹沱興工原注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河決恩冀等州十朝綱要乙丑日宋史本紀六月乙亥河決棗彊縣七月壬午以恩冀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誥癸充安撫河北癸巳疏深州溢水按朔閏考六月辛丑朔無乙亥日本紀於乙亥前書辛亥乙亥下書丙寅亥乃丑字之譌五行志則又云熙甯元年秋河決恩冀與此異月十朝綱要宋史河渠志編年備要明載七月又溢瀛州本紀惟載十二月癸卯瀛州地震無七月溢瀛州文五行志亦無溢瀛州文或因瀛州溢在七月五行志因誤以恩冀河決為秋歟今依十朝綱要附乙丑編年備要云六月河決恩冀等州七月又溢瀛州尋遣使賑貸之都水

監宋昌言與內侍程昉請相度六塔曹口并二股導使東河徐塞北流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甯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流入於海是謂東流宋史河渠志一云熙甯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隄又決冀州棗彊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紆東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四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年自瀆州下至乾甯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彊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隄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王亞等謂黃御河一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甯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闕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觀黃河在界內河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

隄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留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
形水勢若彊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隄防則逆激旁潰
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
見功遷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
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過盛漲水勢西合入
北流則東流淺絕或於滄德隄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
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
股隄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
二三年遠昔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衛刷已閤滄
德隄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
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全隄兩埽修上
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殺及敷難舊閣千
一百步是以可容今載去八百餘步則將東大河於二
百餘步之潤下流既壅上流塞還端怒又無兵夫修護
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
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東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
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
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
難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
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輩李立之末
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囂牙濟河集議
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癡河行但所
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
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遙隄當加葺治所

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隄本欲捍禦河水西來
相為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
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實
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為可
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及時作之徃往河
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隄去河遠者至八
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
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為然又案河決德滄等州見八月
戊
中

丙寅命司馬光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
二年數比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開析以聞光登對言（案
家集辭免裁減國用劄子爲七月三日上紀事類繫傳
下命日據集中所載云臣近曾乞選差官裁減國用於
聖旨不許辭免臣以非才明忝美職月受厚俸常自奉
恐無有報稱若果能有益於國臣何敢辭竊惟方今愧
國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
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
減若但欲如慶曆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數目此

止當下三司供析其同與不同不必更差官置局〔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專領此事況臣所修資治通鑑委實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難以更兼錢穀差遣〕上因問五者利害光具悉以對上深開納明日〔案此明日依傳家集七月三日上章當爲七月四日甲戌〕即置裁減局〔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是月廢隨州爲光化縣〔紀事本末卷七十七〔案〕宋朝事實卷十八隨州熙甯元年省爲安化縣　四庫館原校本云按宋史作熙甯元年廢光化縣爲鎮入隨縣與元和縣志管縣有光化之文而與文獻通考熙甯元年改光化軍爲光化縣隸襄陽及此作元年省安化縣者先後沿革互有岐異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宋史三云隨州之光化縣本安化縣後周改名此熙甯元年所廢之光化乾道二年以襄州之陰城縣光化軍竝置乾德縣隸焉熙甯五年廢光化縣隸襄州此別一光化縣雖同在京西路初不相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錄唐魏徵狄仁傑後〔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云癸卯以同州明法魏道嚴爲本州司士參軍前邠州觀察推官狄國賓注儀隴州職官一任以判永興軍韓琦言道嚴唐鄭國公徵裔孫國賓梁國公仁傑十二代孫故也宋史本紀與全文日同

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未朔）癸酉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言婦人阿云有母服嫁民韋阿大嫌其陋謀夜以刀殺之已傷不死案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其罪用違律為婚敕貸阿云死知登州許遵言當論如敕律詔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遵不服乞送兩制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定而光與安石議異安石本不曉法而好議法彊主遵議特與光異及執政遂力行之然議者不以安石為是也

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傳家集載溫公議云臣竊以為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竊詳律文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所謂因犯殺傷者言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殺傷除為盜之外如劫囚略賣人之類皆是也律意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得首恐有別因餘罪而殺傷人者有司執文并其餘罪亦不許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殺傷

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兩罪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鬬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論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也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劫略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爲所因之罪也若以劫鬬與謀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鬬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蘇州洪祚斷例案律疏云假有因盜故殺傷人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疏既指名故殺傷人則是因盜謀殺傷人者自從謀法當時法官謀鬬不可刑例破條遵又引編赦謀殺人傷與不傷罪不至死者並奏取赦哉以爲謀殺已傷而罪不至死者即是自首之人披尊長謀殺舉幼之類皆是已傷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問答條云謀殺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謀殺之罪盡題是謀殺許令自首家彼皆謂謀而未傷方得首免若其已傷何由可首凡謀罪制刑當使重輕有敘今若使謀殺已傷者得自首從故殺傷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鬬毆人鼻

中血出旣而自首猶科杖六十罪乙有怨讐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相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絕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加此豈不長姦況阿云嫌夫醜陋親執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所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直至官司執錄將行拷捶勢不獲已方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憫朝廷貸命編管已是寬恩而遵更稽留不斷爲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後有似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不足勸善而無以懲惡開巧僞之路長賊殺之原姦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爲大理寺刑部所定已得允當難從許遵所奏作案問欲舉減等兩科今來與王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伏乞朝廷特賜裁酌施行又案邵博聞見後錄登州有婦人阿云者謀殺夫而自承知州許遵謂法因犯殺傷而首者得首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赦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卽以按問欲舉鬬意以謀爲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事下百官議蓋鬬殺劫殺鬬與劫爲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爲殺則謀非因所不可減司焉文正公議之云云自廷尉以下皆族許遵之妄附文正之議王判公不知法而議法又好與人爲異獨主許遵之議廷尉以下爭之不可得卒從原減至荊公作相謀殺遂立按問舊法一問不承後雖爲自言皆不得爲按問時執法者欲廣其事雖罪問不承者亦爲按問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應州軍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憫州名

無所疑慮輒敢奏聞杳並令刑部擊駁重行朝典不得
用例破條蓋自翻宗立法以來大辟可惘貞疑慮得奏
我減若非可惘非疑慮則是有妄獄以幸寵縱豈能暴
惡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則辟以止辟正法也刑公則
姑息以長姦非法也至紹聖以來復行刑公之法而殺
人者始不死矣余書謂後漢張敢之議可爲萬世法曰
孔子垂經皋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或
以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抱之性唯人爲貴殺人
者死三代適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
弊記曰刑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
一物枯部爲災秋一物華郎爲興王者承天地順四時
法聖人從經律而已蓋爲司馬文正公之議合也蘇黃
初嫉許遵之讞後復云遵子孫多顯豈能活一人天理
固不遣故使妄活殺人者可爲陰功則被殺者之宽豈
不爲陰讞裁馬端臨文獄通考卷一百七十云神宗熙
審元年登州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承如州
許遵言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歲
論詔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
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
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文彥傅富弼等多主光議論
年不決詔卒從安石議未史許遵傳爲審刑院許議官
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彊敏明恕及爲登州教敢許
以判大理遵立奇以自驚會婦人阿云獄起初云許嫁
未行嫌省随何具寢田舍懷刃斫十餘創不能殺斷其

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爲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
實遵奏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於朝有
司當爲謀殺已傷遵駁言云被問即承應爲奏問審刑
大理當殺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爲妄詔以贖論未幾果
判大理恥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非直云合免所
因之罪令棄赦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案而殺之奏其自
首之將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光以
爲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顗皆言遵
所爭戾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執政悉罪異已者遂從遵
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爲案問或兩人同爲盜劫吏先
問左則案問在左先問右則案問在右獄之生
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矣

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寨曰甘谷城卽篳篥城也（案宋史地理志三秦鳳路甘谷熙甯元年置有吹藏大甘隴諾三堡四年增置二堡）先是韓琦遣李立之馳奏請修篳篥城（案安陽集魏公家傳戴奏疏云秦鳳路沿邊累爲西人侵掠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所郭達已築治平雜川二寨包入熟戶彊土不少若更修篳篥城一兩處與古渭相接方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篳篥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

患（案）安陽集魏公家傳所載此下有云況西蕃熟戶本要爲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能自守須藉漢兵儻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受庇漢有餘力爲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計之得前後臣僚累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子細相度以閒琦復奏曰竊觀先世圖制匈奴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令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故地自昔取一時之計棄廢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德明元昊更無憚得以吞噬西蕃以至其甘涼瓜肅諸郡（案）安陽集魏公家傳此下有云皆爲賊有勢既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案）安陽集此下有云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與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蕃未服覲奪臣慶曆初曾知秦州令二十六七年矣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亙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蕃熟戶其閒有不授補職名目官中亦不句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戶並與熟戶交居其爲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款未嘗侵犯只自慶曆通好後來西人以寇抄爲事見秦渭閒西蕃最爲緊盛又爲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部嘗貴廣有所出可以先取西蕃然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諸郡一皆得之

遂一向攻脅秦渭諸蕃〔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大半爲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比慶曆中蕃纔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爲保泰軍〔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於其中修葺行衙閫甚宏壯令僞騎馬花馬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郎近蔡挺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又秦州土丁族瞎藥怨質其父廝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台木征者部唃廝囉之孫瞎氈之子也其木征瞎藥更與自來秦州多點集不起廣有力量青唐族相結謀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塗與夏人通款若漸次盡爲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爲賊逼則其蕃疆一帶至回紇以來擾交盡爲阻隔泰州家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塞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年在秦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再忝西帥亦不能知此子細所以久在西陲諸知邊事者皆謂城篳篥則可通雞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併吞古渭一帶諸蕃與瞎藥木征青唐等族相結之患〔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少得前世所謂斷臍之策兼自來鄜延環

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衞熟戶使諸族知有家計則可以相資表裏號爲籬落之固不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間去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官軍既難救應則盡爲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籬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珠滅臧康（案安陽集家傳康作唐）奴三族廣人力以居處恃險點集不起（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屢殺官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疑慶曆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爲鄉導同爲抄劫）後來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甯二寨佛空平耳朵城二堡其明珠等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從點集（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如房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肇築者非好生事也蓋欲與西人議事未復好閒乘此機會可以城之既城此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而不爲則他日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實繫於國家而不繫於臣在朝廷之深算也）若謂其修城之後又積兵聚糧之費（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力有未及四字）臣以爲不然蓋肇築既城則秦州三陽伏羌永甯來遠甯遠諸寨皆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

遜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創置酒稅場課利相兼[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亮嘗復聞華築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却矣臣今畫鄜延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閫赫達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例皆以城寨包衞熟戶井安言也望與二府裁酌詔從之初秦鳳副都總管楊文廣受韓琦檄築篳篥城文廣即飭諸將聲言城噴珠率眾至其處日已暮乃急趨篳篥城屯列既定遲明虜騎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遺書當白國主以數萬精兵逐汝文廣遣裨將襲其後所獲甚多或問其故文廣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必爭之地彼若知而據之則未可圖也文廣業之孫也韓琦又言已牒秦鳳路於擦珠谷[案宋史地里志三治平四年置雜川熙甯元年改擦珠堡築一大堡又乞廢罷納迷丹山茶園白石了鍾五堡使臣戍兵擦珠堡成賜名通漕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城華藥初秦州生戶鎬詠祚劫而西徙有空城百里名華築知府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宋史馬仲甫傳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任其北中通一徑小聲則路絶仲甫得羣藥城故趾自維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爲內地詔賜名甘谷堡牧時羌人人城質易皆儺鄰仲甫設館壹之陽示禮厚實開之也安陽集家傳云公又委秦劉師焉仲甫與置貢珠甘谷請堡自是夏人不敢近勸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下餘里以招還弓箭手於離落壯固邊聲振矣西夏乃被送害楊定首李崇貴楊道嘗詣闕請命朝廷遣韓鎮同公屬官劉航不延安與西人薛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

丁丑布衣王安國賜進士及第仍注初等職官先是樞密院副使韓絳邵亢獻安國所著序言五十篇上手詔安國翰林學士王安石之弟久聞其行誼學術爲士人推尚近閱序言文辭優贍理道該明可令舍人院召試試入第三等故命以此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太平治迹統類云安國安石弟也於書無所不讀數舉進士試禮部輒不中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第爲第一以母喪罷上即位翰林承旨王珪首

薦之絳亢以所著序言進手詔稱美畢沅通鑑云以毋
喪不試廬墓三年韓絳薦其材行召試及第除西京國
于教授臨川集載安石謝弟安國及第表云崇又之求
外尊卓野龍光之施首速門庭竊以陛下躬國論聽斷
之慎而察知孤遠之行略門貧貢舉之法而拔取叢淹
之才山林之所誦詠而難遭苍果之所驚既而平見伏
惟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羲和博臨四方洞照萬物
如臣同產爲世疇人少遭閎凶自奮寒苦雖力學行[illegible]
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
使窮徒坐壁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
稱不遽視既永乖於贊志
仕幷爲已當共誓於揃職

已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
第三表案傳家集上表日爲十七日丁亥司馬光入直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司馬光
懽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光當癸詔上疏言云云同因言案傳家集載七月十七日請不受尊號剳子云
臣今月十七日準丙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傍子審取聖旨去訖臣竊惟
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
故事因循至今太祖開寶九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

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卻而不受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自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易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爾羣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言國家與契丹常有書往來彼有尊號而中國獨無足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者甚爲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荅以尺二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爲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爲可恥也（宋）傳家集此下有云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爲陛下聰明睿智

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
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歡之聲將洋溢四海所謂一謙四益後其身而身先可以舍虛名而得實舉也伏望陛
下更加詳擇取進止詔賜光曰㊟傳家集附載手詔曰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傳
家集此下有頻日二字淫雨㊟傳家集此下有甲申二字地震㊟傳家集此下有云天威彰著
日虞傾禍㊟傳家集此下有實憂二字被此鴻名有慚面目㊟傳家集此下
有云況在亮陰亦難當是盛典誠如卿言㊟傳家集此下有云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為荅
詔㊟傳家集詔作辭下有云使中外知朕至誠實乃內顧慚懼非是欺眾以邀虛名
遂終不許紀事本末卷八十一㊟王臨川集載批荅文武百寮曾公亮以下上尊號第一表不允詔
云朕以薄德嗣膺基緒繼天理物常懼弗任方賴交修以熙眾治羣公卿士外暨庶黎欲舉鴻名推之眇質臣
民歸美為義則多揣實揆時朕猶不取又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尊號第二表不允詔云王者奉元以
先後天時憲道以始終人事以文制禮作樂以武戢兵貴財以成萬物之性為仁以得四海之心為孝維聖時
克朕無能焉被之此名祇有慙德矧家多難創鉅未夷備章而郊欲止不敢因自尊顯良非本懷傳家集載賜

文武百僚曾公亮已下上第三表乞上尊號不允斷來請批答云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重寄元元困窮未獲厥所夙夜悼懼如涉春冰屬報本之禮不敢廢曠故躬執儀牲祇見上帝固非昭告成功自徼福祿也而羣公卿士猥見褒譽欲歸以溢美增其嚴稱抗章勤請至於再三朕之馨香之德不能媚於神祇乃甲申地震淫雨為災天威彰著日虞罪悔尚何盛烈之可述鴻名之敢當心焉愧惕流汗霑足況在諒闇哀素未忘何宜此時亟舉盛典若斯之議非所敢聞宜體予至誠勿復為奏所請不允仍斷來請

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原注〕升之本名旭避諱以字行十朝綱要東都事略及宋史本紀均作己卯日紀事本末不繫日今據附此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云新知大名府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文彥博呂公著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樞密院並置副使及知院自此始宋史職官志二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事於是知院與副使並置洪邁容齋三筆卷五云熙甯初文彥博呂公著已為使而陳升之過闕留王安石曾許再入樞府遂除知院知院與使竝置安石意以彥博耳傳家集載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上第一表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云省表具之股肱之臣佐佑帝室樞機之職討謨廟堂自非僉諧曷敢輕授卿歷仕三世克肩一心事效已明時望攸屬膺茲圖任夫復何辭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初升

之與文彥博固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時薛向貶信州道逢升之盛言得綏州之利升之再入遂言綏州不可棄與文彥博異議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薛向傳廷議种諤擅興邊事將置法向言諤今者之擧蓋忘身以徇國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諤既貶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

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地又震紀事本末卷五十二（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京師河朔地震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邊安撫司及雄州刺史候邊人動息以聞賜壓死者緡錢八月壬寅京師地震甲辰又震九月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十一月乙未京師及莫州地震癸卯瀛州地大震編年備要云京師震者三八月京師又震十一月復震知開封府呂公著上疏其略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人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王格正厥事未有事正

而世不治者也

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曆不效當改曆詔司天曆官雜候星晷更造新曆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原注〕此據沈括奉元曆序八月曆成

戊戌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六注云李燾長編熙甯元年七月戊戌注前此未嘗書賣度牒因錢公輔言表而出之甯度牒蓋始此年按實錄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度牒糴穀振飢此云始於熙甯元年事亦相近〔案〕原文原注已佚據宋編年資治通鑑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濟急從之宋史全文資治通鑑畢沅通鑑同作戊戌日編年備要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省或減半以爲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甯度牒始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甯初至八年九月給八萬九千餘道〔又案〕據編年備要與長編兩歧而李心傳朝野雜記亦云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始鬻之熙甯之直爲百二十千長編云始于熙甯元年秋蓋誤未知孰是今姑輯此以存長編原文

是月廢冀州棗彊縣富順監富順縣並爲鎮紀事本末卷七十七〔案〕宋史地理志注棗彊熙甯元年省爲鎮入信都李攸宋朝事實卷十九富順監乾德四年以富義縣地置富

義監太平興國元年改日富順治平元年置富順縣熙甯元年省

〔又〕雨水〔案〕宋史本紀七月乙酉地震又大雨

〔又〕出將作監主簿敎誥敕募人入粟〔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七月丁酉降空名誥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上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下

神宗

熙寧元年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丑朔丁未詔陝西河東各市馬千匹京東路三百匹仍增其直並赴衛州監牧司陝西轉運司副使毋湜言乞候邊事寧息收市上批邊事未寧民力宜且安養不宜別有搔擾宜從湜奏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案）南郊合祭據宋史全文資治通鑑諸書在十一月丁亥陪祀官並蒙賜方今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所宜自內裁節凡二府祿廩豐厚須賚頻仍更於此時尚循舊式實非臣等所安欲望特從誠請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案）傳

家集乞賜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在八月九日此附十三日癸丑以批答不允在十三日也據集中云臣伏覩宰臣曾公亮奏以河朔蕃診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僚更不賜銀絹奉詔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爲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向者慶厤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莩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焉糞壤繼以霖雨倉廩腐朽軍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厤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知振恤

乎況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疏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勳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費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且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之度曰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損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臣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眾

如此則是國家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竭涸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爲國者當以義褒君子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可褒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禮（案傳家集禮作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沾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爲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自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案傳家集此下有已下一切四字）更不減似爲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案傳家集此下有誠與國家四字）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

日爲始耳（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皆目前之賓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愚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爲眾言所移則天下幸甚取進止（又案）傳家集載八月十一日上邇英奏對云熙甯元年八月十一日邇英進讀已上問河北災變何以救之光對曰河北大水倉窠漂沒所難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合配賞於民以糴穀則重增須優且禾稼薦盡糴之亦無所得故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勝食不可一日無耳上曰已令漕五十萬石以振之可足乎對曰臣聞濱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臣聞河東西路水所不及州縣頻總可糴又汴水未絕宜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任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窮奏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改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令之提轉古方伯州牧之任繫一路休戚當傾擇天下賢才不可但取資敘及闕獎爲之也上又問兩府辭郊賚劄子何不呈對以同僚有假故上問茲事何如對曰臣已有奏狀臣所見止如此更乞傳訪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謹不司對曰備臣有此愚見外人皆不以爲然上曰朕意亦與卿同聽其辭賞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減半無益大臣懇辭不若盡聽之對曰今郊賚下至卒伍皆

有之而公卿更無恐於體未順上曰已有帶馬矣對曰
求盡納者八臣之志賜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後數日光
與王珪王安石同進呈郤賚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
國用不足災害荐臻節省冗費當自貴近為始宜聽兩
府辭賞為便介甫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無
幾而惜不之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昔常衮辭賜饌時
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祿今兩府辭郤賚正與此同
耳且國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光曰常衮辭祿位猶
知廉恥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國家自眞廟之
未消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也云云紀事本
末均節去不載令據傳家集所載附注於此至續宋編
年貧洽通鑑所載亦僅取安石曰常衮至非急也數十
字而不錄安石語僅云安石謂非是五
字而已於當時之言論發端均未明曉
安石曰國用不
足由未得善理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
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為盜豈國家之
利邪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
國用饒光曰此乃桑宏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
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

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宏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羣盜蠭起遣繡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爲盜賊邪此言豈可據以爲實安石曰太祖時趙普等爲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匹兩不過三千豈足爲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辨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將比普等乎與安石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荅之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前所言意批荅曰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選於黎獻位冠百僚上或辭或受人

用觀政朝廷予奪所以馭臣貴賤有等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國用視時民數之多寡方今生齒既繁而賦入又爲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不之圖而務自損祇傷國體未協朕心方與勳賢慮其大者區區一賜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辭（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甲寅邇英講讀畢上獨留王安石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日晡乃出（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癸亥邇英講讀畢上又獨留王安石賜坐（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乙丑復行崇天厤供備使李元亨權知司天少監周琮各奪一官秋官正周應祥周安世中官正馬傑王棟冬官正楊得言各奪兩官初司天請重造厤元亨應祥等同知算造琮提點既成各進官琮子及姻戚皆預焉在

監善厤者琮未嘗與議至是占驗頗差故竝削奪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長編卷二百零四治平二年三月丁卯厤成賜名明天周琮等遷兩官可考沈括夢溪筆談卷七云慶厤中有術士姓李多巧思館於荊王門下會太史言月當食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荊王試使為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即日奏聞詔付內侍問狀李云本善厤知崇天厤蝕限太弱此月所蝕不當濶中以徽賤不能自遁術以發巧千削郎令又假讓稽以動朝廷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限加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甯元年七月日辰蝕束方不效卻是蝕限太強厤官皆坐議令監官闕琮重修復減去變厤所加二刻苟欽求熙甯月蝕而變厤之蝕復夫之議久紛紛卒無巧算遂窮明天復行崇天至罪甯五年崙朴造奉元詠治節奪蝕法止用平日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熙二厤加減皆不曾得其所因至是乃能究其失

丙寅詔河北馬軍並令立社依陝西河東路供備錢助買馬其先給官價錢並增之仍賣內庫珠千餘萬給其用羣牧司奏請監牧通判並三年一更以馬死數定其

課能在任與諸監使臣協心幹集有勞滿日應賞者委羣牧司保明聽再任兼監牧知州誅賞準此從之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熙甯元年八月命河東諸路買馬每五千匹赴衛州監牧

戊辰王荀龍請織造圓壇地衣長編卷二百二十熙甯四年二月甲戊李肅之言按共禮並南郊儀無地衣制度詔罷之（原）注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王荀龍請造地衣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八月孫覺罷（案）太平治迹統類八月王寅太子中允同知諫院孫覺通判越州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為去歲有罰金御史茲有貶秩諫官御史懷姦挾邪或論事越理或暗默不勝任皆朝廷所宜放黜然未有罰金貶秩猶在位也邵亢亦累章求出不許覺遂移牒問門御史臺及所領諸局云諭部亢滕甫姦邪方待罪不入朝及臺務問門以聞上批出日覺牒所言事不同宜與外任差道便部考覺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諫院在七月辛己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云先是陳升之登對帝面許擢置中壓而覺相繼登對帝因與言升之宜居有密邵亢不材何欲使守長安而字相以為無過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郎上言宜使亢知永興升之為樞密使帝以覺為希旨故責之覺又言滕甫貪汚頗僻

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覺疏示南甫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媿矣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午朔乙酉劉航爲河南監牧使崔台符爲河北監牧使先是樞密院言舊制以爲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始增置郡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廄牧之政分欲專任責成分置局官乃詔河北河南分置監牧使都監各一員以河南監竝爲孳生監（案）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馬之孳生係大名府洺衛相州七監在外諸監分屬兩使其官廨河北於大名府河南於河中府後從京西諸監官吏委監牧使奉舉按劾仍不隸於羣牧司專屬制置使後又詔隸樞密院不領於制置使仍省羣牧都監一員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長編卷二百六十二熙甯八年四月戊子河南監牧使竝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十二監自熙甯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六百二十四餘止堪給馬鋪兩監歲費及占牧地約租錢總五

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緡計所得馬爲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緡而已得不稱失故廢之十朝綱要乙酉罷南北監牧使

丁亥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舊制宰相使相子孫將作監丞弟兄孫姪並授太祝奉禮郎親堂弟姪與守校書郎今定宰相使奏親堂弟姪只與校書郎舊制大卿監子與試校書郎一人候該參選並與注初等職官弟兄孫姪降一等內曾任知雜省副非責降者依舊制少卿監子並與試校書郎兄弟孫姪與齋郎今定少卿監兩次郊禮許奏一人內曾任知雜省副非責降者依舊制諫議大夫待制觀察使以上兩遇郊禮許奏子姪親屬一人今定三遇郊禮許奏一人舊制諸妃遇聖節許奏親屬一人每隔年許奏二人郊禮許奏一人嬪御每

遇郊禮各奏一人兩遇聖節與一次依南郊例今定諸妃每遇聖節并南郊只奏一名惟許奏有服親淑儀倢仔貴人遇南郊許奏小功以上親屬一人位號別而品資同者許比類奏薦舊制皇親妻兩遇郊禮方許奏一人親伯叔兄弟姪今定皇親妻更不許奏舊制郡縣主遇郊禮方許奏親生子與右班直其夫之親屬及庶子須兩遇郊禮許奏薦一人與借職今定郡縣主遇郊禮許奏親子一人只與蔭職若奏孫及庶子即兩遇郊禮許奏一人更不許奏夫之親屬舊制臣僚之妻爲國夫人者遺表奏子孫恩澤今定更不奏人舊制諸衛將軍諸司副使樞密院諸房副承制以上自轉授後兩遇郊禮方許奏薦今定累奏不得過兩人如被奏薦人亡歿

許別奏其將軍副使路分都監以上須入仕及三十年以係親民差遣其見任監當但曾歷親民非責降者亦同舊制公主每遇聖節郊禮許奏夫之親屬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許奏一人今定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生日更不許奏其遇聖節并郊禮所奏依治平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條貫須於有服之親舊制分司官兩省以上官遇郊禮許奏子孫仍舊例上降等與恩澤其郎中以上如遇郊禮子孫并未有官者特奏一名其兩省以致仕遇郊禮比分司官更降一等并大兩省致仕依見任官所奏親疏施行其降等與恩澤卽依舊制今定分司致仕兩省以上不許奏緦麻以下舊制兩府遇郊禮奏醫人一名與四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及教練使一名

憲銜逐次奉聖旨依例內教練使多奏作試銜不理選
限及奏薦試銜不理選限人多卻用陳乞奏換三班差
使殿侍舊許將合得轉官及其餘恩澤若人吏等出職
陳乞迴授與親戚官今并乞不許迴授兩府初除及轉
官罷任如奏門下人吏恩澤舊例多至十人以上并乞
減半其兩省以上奏補子孫京官雖減省竊緣有出身
選人例須五人與主方得改轉京官今奏補人便充官
遷轉更無限礙但監當六年便入親民比之有出身選
人實爲優倖今乞奏補京官并須本部通判知州職司
及內外兩省以上官四人奏舉內仍有本轄官一人兩
任實滿六年方入親差遣若奏補班行及監當有舉主
二人兩任六年者準此詔並從之先是殿中御史裏行

陳兆指言仁宗以來屢革京官之授知諫院吳申言今卿監七十餘員將來子孫盡奏京官少卿監中帶職員郎其五百餘員員外郎八百員數年之後盡遷郎中將來奏薦復倍於今同知諫院吳充言宮掖妃嬪恩例亦乞裁酌都官員外郎龐元英言入官之弊獨諸副使未甚裁損四狀並批送學士院集兩制同詳定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丁酉詔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禮給賜時京師百官月俸四萬餘緡諸軍十一萬緡而宗室七萬餘緡其生日嫁娶喪葬及歲時補浣雜賜與四季衣不在焉

紀事本末卷六十七（案）明年復詔裁減二年十二月癸亥日可參考（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詔藝祖子孫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手詔曰我藝祖之興以天發之朔再造區夏大謨偉烈破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宗之籍以屬近行

尊者一人王之九月辛未涇州觀察使從式進封安定郡王東都事略陳畢通鑑亦均作九月辛未封太祖曾孫從式王海卷一有三十熙甯元年八月詔王太祖之後九月辛未舒國公從式封安定郡王進彰化軍留後熙甯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孫擇其一人爲宗令世世封公又據十朝綱要詔在八月壬寅封在九月今以九月爲下詔日恐誤編年備要九月封太祖後初詔中書門下考藝祖子孫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使當從獻於郊廟世世勿絶適韓琦從長安人觀因言主邑從獻皆太子事忽擇一人令郊廟從軌宣不疑駮天下禮聽乎上居遂罷從獻之旨命詞但云遵仁宗慶麻四年故事東部事略劉放傳云熙甯初神宗手詔推求太祖諸孫行尊者爲王以奉太祖後放曰禮請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尊天下於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爲太祖置後以謂太祖之子唯德昭德芳二人宜從其從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陛下褒揚藝祖係顯著明矣陳經通鑑云帝謂創業垂統寶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楚康惠王德芳孫舒國公從式爲實定郡王奉太祖祀世世勿絶明年復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令世世封公以奉其祀畢沅通鑑云辛未涇州觀察使舒國公從式進封安定郡王從式德芳之孫也

十月庚子朔樞密言河南河北監牧使欲令每年各許同奏舉有牧地縣分選人知縣令主簿充京職官其五員理爲舉主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編年備要云初范純仁知邑縣有牧地衛士縱馬暴民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純仁有詔劾治純仁言兵須農以養恤兵當先恤農朝廷是之罷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壬寅詔講院權罷禮記自今講尚書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爲然曰禮記既不當法言擇其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對曰陛下欲聞法言宜改他經故有是詔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五十九〔案〕玉海卷二十六熙甯元年二月十一日御閣詔王珪苗鎮等講禮記十月戊申詔經筵毋講禮記此作壬寅與王海異日必有一誤據朔閏考是月庚子朔壬寅乃初三日戊申乃初九日是日上因留王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

以有爲魏鄭公諸葛亮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陛下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東都事略所載此下多有云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自古悉朝廷無賢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好近小人則賢人雖欲自達無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有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丙午上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方今之患在於朝廷務其名不務其實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爲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按知州使

知州按縣令何憂民不富也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丁未上批河北河南監牧使所管地遼闊若非許令舉一二屬官與之協力恐難辦事令於京官以下各舉一人供奉官以下各舉二人充當句當公事並理本資序十數年後歲考漸深或授以逐州通判或本司都監庶幾其濟早見成績紀事本末卷七十五參編年備要云諸監牧田大抵皆寬衍為人所買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供芻粟言利者乘之姑以增廣賦入為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以六萬八千餘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頃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矣玉海卷一百四十九取總牧地河南六監三萬三千頃河北六監二萬三千頃

乙卯詔出奉宸庫珠二千三百四十萬付河北四榷場鬻之別封椿以備買馬紀事本末卷七十五參宋史本紀載出珠買馬於九月乙卯據朔閏考是月庚子朔乙卯為十六日九月則為庚午朔無乙卯日玉海卷一百四十九川秦八場額市馬

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洪逆谷齋三華云以奉宸
庫珠子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驚錢錢準備買馬
已
已
長編卷二百十八熙甯三年十二月壬申文彥博
對資政殿願問京都等路禁軍數併遂詔併軍領
原注元年十月末可考又長綿卷二百五十四熙甯七
年六月乙酉上謂財用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討昨
者撥併軍營會減軍員原往元年十月未二年七月十
九日十月十二日三年三月末皆併營事案原文已佚
十月庚于湖月末為已已日馬崇臨文獻通考卷一百
五十三熙甯元年詔諾路監司縈州兵揀不如法昔拔
之不任禁軍降廂軍不任廂軍咨免為民七月手詔揀
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升為大分五十以上
願為民咨聽之又云先時陳升之建議衞兵四十以上
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徙從之呂公竊上言以為既使之
去本土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體甚難邊行也
司馬先亦言其不便日在京禁軍及其家廚率皆生長
京師親姻嫌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日久年四十五未
為哀老尚任征役一且別無罪負制廩遠徙是橫遣降
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戢大致愁怨雖國家既久承平
紀羈素張此屬洶洶亦無能為然詔書一下萬有道路
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務省事復為收還則頓失威重
向去不復可號令矣若逐推行則眾怨難犯粱室分魏
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事之可鑑者且國家竭天下之
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縲邊陲今推南非用武之地而

多屯禁軍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寘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諸衣糧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數闕經戰之兵而收市并敢敵之人本欲減亢而亢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得也臣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於令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兵籍虛費衣糧人清既安於所習皆無吝怨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爲虛設亢兵既去大費自省茲事槃國家安危不敵不言右正言李常亦言不便從之〔案〕通考所載非十月末事然紀事不載姑附此以備參考

十二月己亥朔詔京東武衛四十二指揮并分隸河北都總管司六指揮隸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揮分隸定州高陽關兩路分番往戍先是此軍本備河北戍守近歲分屯諸路朝廷將減緣邊土兵以省三司餽物故有是詔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東都事略蔡挺傳挺奏以義勇點刺累年雖訓肄以時而未施於征防可以按府

兵遣法俾之分番更戍無補所闕土兵詔問揀措置遠
近分番之法擬即條上以經原儀四州義勇分五番三
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至九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
至三月罷周而復始比之募士兵省費多矣宋史兵志
一高陽關兩路更戍其休番選差兵官三人依河北致
閱新法訓練仍差使臣押教又詔京東路募河北流民
招置教閱廂軍二十指揮以忠果為額青鄆淄齊州各
三指揮濟兗曹濮州各兩指揮又兵志五詔以指揮分
番者大名府五十三為四番眞定瀛洺邢滄定冀恩趙
深磁相博自三十九以及十二並為三番德祁澶棣霸
濟永靜永甯懷衛乾甯莫通利自十一以及四並二番
九指揮以上者再分本番為三教始十月止十二月六
指揮已上者再分本番為二教始十月止十一月終滿
一月罷遣帝嘗問陳升之曰侯叔獻言義勇上番何如
王安石曰此事似可為但少須年歲間議之升之曰今
募兵未已且養上番義勇則調度尤不易安石曰言募
兵之害雖多及用財患少
以兵與民為兩途故也

庚戌种諤自隨州安置復西京左藏庫副使商州都監

長編卷二百十六熙甯三年冬十月甲子詔种諤赴闕
初諤自隨州安置復西京左藏庫副使商州都監會諤
丁母憂原注諤初復官已見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卷
二百十七熙甯三年十一月癸卯諤復皇城使原注云

元年除西京左藏使商州都監丁母憂不拜今據輯此叅。諤降四官隨州安置在二月丙辰日陳桱通鑑於十二月書詔諤隨州安置恐誤蓋以諤復官之日爲諤責降之日也

賜夏國嗣秉常詔

曰朕肇膺皇厤奄宅萬邦凡撫遠人必推大信乃顧西陲之守實殫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頗隳故矩以至閉令首領誘害邊臣侵違憲度之常自絕貢輸之路才行詰問忽報凶哀而能懲事以謝愆懇哀而請命今方權於荼毒當典示乎慰存乃復羈送罪酋載馳使介願堅誠節規欲自新自又奉表及已稟從聖旨歸納塞門安遠二寨仍乞別進誓文示遵臣禮詳覽來情朕甚嘉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敎夏國之人叛其君何

朝廷乃罷分賜酋豪之議止令歸納二寨還以綏州重
進凡三往反議之於是始奉表聽從故朝廷荅兼常詔
許行封冊然猶未遣使也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壬子韓絳建議講求和糴利害長編卷二百八十四熙甯十年八月乙丑詔陳安石乘傳同轉運司講求和糴利害原注絳始建議在熙甯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是月己亥朔十四為王子日察宋史食貨志上三云神宗即位京師米有餘蓄命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榷貨務備三路軍須末藏韓絳議惟志後又云絳復建議
癸丑詔選人以淹滯被舉內該磨勘者聽引見與京官
餘依試身言書判人注官被舉者凡三十七人權夔州
察推官蒲宗孟在焉治平間宗孟嘗上書言水災地震
語斥大臣及宮禁官寺既引見上識其姓名曰是嘗言
水災地震者邪於是宗孟又言向者大臣為法以節約

進士經生之數舉天下而計之三年之間率常數千萬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減任子之令期歲而補者增而爲三歲三歲者增而爲再郊三丞告老之澤十八道使者遷任之寵例皆寢罷大較比舊每歲已有千餘人不占仕籍矣入仕之難既如此既仕之後又多爲不可進之格以沮之故舉職官之令行而京官歲損者常百餘員朝廷猶以爲未也召見引對之際又不用銓筦正律不存祖宗故事與奪無準出於臨時使天下有偶失之歎今年六月己未之詔（案此詔紀事本末失載文已佚無可考證）又令天下通判不得舉京官轉運判官亦減其當舉之數甚者又有增年遷秩之法正郎限員之令仕官而有可止之時則人之爲善有可止之心矣方今所貴而寵用者進士

一科以進士言之使天下之仕者率三十而得京官比及引年之日不過爲陛下中行郎中耳然而其閒幾何而至此其補奏而得仕誦書而得入官者又豈人人四十而盡京官邪治平之法減官以舉職官京朝官以上四年而磨勘持此之術而行之十年仕路自清吏員自少五六十年之弊欲一日去之不亦遽乎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乙卯長編卷二百十一熙甯三年五月庚戌詔武臣諸州未立定合兼鈐轄州軍除知州帶經略原注元年十二月乙卯可參照（案）原文已佚

丙辰詔夏國殺楊定人等李崇貴韓道喜竝免決崇貴刺配洪州道喜編管廬州已未奪楊定出身已來文字籍沒田宅子仲通（案）宋史夏國傳定子仲通亦被虜去廣南編管定左右貢國朝廷初不知既被殺又贈官及崇貴等至事乃露

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夏國傳云李崇貴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及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擢知保安軍故夏人以爲賣己殺之至是事露帝乃薄責崇貴而削定官沒其田宅

庚申長編卷二百二十二熙甯四年四月癸酉詔天下軍器除三路緣邊已差官閱視其他路令轉運逐州選官相驗運副運判分詣逐州督趣原並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案原文已佚

乙丑韓琦判大名府降手詔聽便宜從事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安陽集魏公家傳云七月公以凡處置多爲執政沮難不得卯志又邊事向甯乃以疾求罷因奏曰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甯卽令臣卻知相州願全舊恩使均勞逐章六七上不許乃召忠彥上殿令馳驛往彼慰論及詞訪邊事忠彥回又附表懇訴之乃召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公時言大署至都上見公形容羸瘁驚歎久之乃曰不知侍中質爵不安殆疑託以爲辭自此須且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辭之日上從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謂公云誰可屬國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碑聖德者甚多上曰侍中之龜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上遣御藥院內侍劉有方齎手詔曰地震河朔秋

冬未止川防瀏決里民流離洪甚揚然朕鬱處上宰之
位茲卿之祿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輕去鄉里且大名
爲天下喉還之地相去止數舍問人情未爲不樂也將
欲除鄉四路安撫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論朕意苟勉而
祇之則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日君之使臣嘗卹
降命而先馳使委曲爲諭此乃陛下仁郵老臣過示優
禮然府方得守鄉郡陛辭之日陸下矜臣狀貌知其未
玄許臣亟赴本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輒當頒重況當此
大異之後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
復加防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十二丹復降手
詔日已除鄉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
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不差御藥院內侍
李舜舉齊較賜鄉宜郎祇受公再辭今許遂之任公以
河朔沿邊欠邊及近裏以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
冬以來將帶老小車乘衣裝錢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
災傷往唐鄧許汝阱許買田士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
廷累令州縣存郎賑濟兼去年夏秋殘零稅賦租課並
已倚問及仕偕貸糧不差夫役除辭常乎倉斛斗支俵
麥錢非不周至況上件人戶各有行裝次第比非寒餞
不能自存之人時問聽信敎人扇搖輕去父毋墳墓與
鄉里骨內離散近奉朝旨振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於
諸橋護撓論許口給夯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貸之兼
併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令還地覽以歲歸厭
傭朝廷以大名府路僱壯元領一萬三千一百餘人今

管五千七百餘人令具不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遍
壯自叓疏二年揀制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
賤員彊北於帳內別項楮管至今近二十年州縣以退
下人數更不差塡今一路久罹災困非是逐補還壯之
時額罷取素以安衆心從之保州自嘉昞以來議欲修
展關城至是劉几復乞展罪朝廷終以張皇引惹難之
公奏曰保州間欲展城軍民莫不欣喜況雄州高陽關
皆嘗修展不闊引惹既非劄策於慮誓無嫌縣亟城之
從之又案家傳所載公以河朔云云至亟城之從之皆
三年事紀事本未不錄然此皆纔公在大名時方事河
今附初判大名下以備考又案安陽集載魏公辭免瀆
北四路安撫使子云臣伏蒙聖慈特差劉臣民流來
詔賜臣以地震搦涉秋冬未北川防潰里河北離
且大名撫天下喉之地將以授臣兼欲有使四
路安撫及有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君禮當
即降使先馳指委曲爲論者此乃陛除加使臣
過示而且憲馬之誠或有所不庶幾以自達
幸甚仁郵禱仓昨以夏秋久疾韞能當帥之重
具奏牘邑懸皿方得還守鄉郡陛見之陛下矜
狀貌知披未妄許臣亟赴本任今藏府賜稍甯
然肌骸其然虛近復氣攻左臣動頗艱神識旺
欲食殊滅見多調理未得痊舉到任未及百日
諮保養若遂然當煩重則臣老況如此精力有限
欲繼之以死實恐有誤國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

容臣更養疾三五月閑傳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則臣奏承聖寄或可勉疆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羌人絕好邊部用兵之際凡有處置朝臣尚動加沮詰不甚應副孤危自祇無所施設賴陛下神明垂照方獲善退比來河朝地處水災之後生民失業人情履駁妖興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意軫慮多方拯濟則可以紆一方之患豈但徙臣北京便爲消伏之兼至於朝廷合與應副之事若復似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則陛下雄得命世大賢使當此任料亦不能少濟例臣素稟愚樸何以勝其大責哉唯陛下深鎮前事無俾老臣重居有過之地兼河北定州眞定府濠州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百耳目相接易爲裁處令若又置四路安撫使以總之則恐徒益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故昔日程琳陳執中知其無朝並曾辭免只當大名一路朝廷悉從其請如例陛下俟臣稍康必徙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責事不務於虛名職可修於賓效又第二制子云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舜舉壽賜臣詔救及傳宣撫問臣就差臣大名府充河北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者臣衰病餘生賴陛下大恩得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下以北道繼有地處水災之患不以臣無狀付此重寄臣上體聖意丁甯訓論當疆率疲劣不敢再有訴免然前者劉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眞定府高陽開三路唯朝廷謹擇帥臣使得專制職事耳目相接易爲裁處故昔日程琳

陳執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以此辭遵遂只當大名一路若將來徙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今部授教充河北一路安撫且臣昨所陳請蓋欲朝廷不崇虛名使逐路各展責效庶幾不誤朝廷虛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日前若忝竊權任不自量力剖致隳敗雖陛下以重責加臣何益國事欲望聖明照此別賜指揮許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以安愚臣今見交割相州公事與通判訖且在本州候得俞旨進發

權河北監牧使崔台符言應牧地民戶已占佃者乞並令具所出租稅自今盡歸本司支用從之

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是月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

長編卷二百二十八熙甯四年十二月戊辰密院進呈部奏原注韶作機宜乃元年冬被詔相復招撫乃二年七月案長編原注不繫日月輯附十二月末原注文簡取宋史本傳增輯數字宋史王韶傳云韶試制科不中游陝西訪采邊事熙甯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道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川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

則隴蜀詩郡當盡驚擾聽征兄弟其能自保涨令晌威
之南至於洮河蘭鄴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賣大小
揄抚罕土地肥美官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
一弍正可合肥兼之時也諸種既服則河西李氏在般
掌中矣且晌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論之
使居武勝或渭原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
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爭士彤處州纂恩耳爲漢
射陜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
召問方略以詔爲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洪适容
齋積筆卷十五云王韶取熙河國史以爲嘗游俠陜西
采訪邊事遂諳闕上書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略
書云熙河一道曹南院秉而不城史也其後夏英公喜
功名欲城之又其後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
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籓以爲策者干丞相時丞相是
謂韓公親王長官者稚而狂之若以外數州則又王長
官棄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河鬼章之睥眠尤近
而著者隴抄似若無能頗間有子淺賞有不可不懼者
此書蓋是元而初年然則詔之本存乃如此子修史時
未得其説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
晌斷曝之屬羌當時施川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
爲何
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下

仁和張大昌輯注